



特別
16
2875
3



2878

4
2

門 16
號 2875
卷 3

張繼先生北海集卷十一



齊郡馮琦用韞著

會試錄序

會試錄序 代

湖廣鄉試錄序 戊子

順天鄉試錄後序

武舉錄序

順天武舉錄序

江西序齒錄序

昭和二十八年
九月二十七日
購求

會試錄序 辛丑

萬曆二十九年當會試天下士禮部右侍郎臣朱國祚以考試官請上命臣琦臣朝節往入闈三試之遵制額得士三百人錄其文以獻臣當序首簡臣頃從冢宰後大計群吏靡所短長事甫竣復有禮闈之役因竊自念課吏不能考其成程士不能正其始是兩罪也蓋文體之敝至此歲極矣功令條格不啻詳復士胡背馳至此或謂明興二百餘年道化蒸蒸日上於雲漢故其氣磅礴揚詡發為人文不能自止勢不得不橫溢以取鬯旁收以見博蓋氣運使

然非人力也臣以爲氣運何常人心爲之耳九賓之席必不唱鞮語九奏之懸必不入鞀聲乃今取六籍遺言而強傳以竺乾柱下之說割裂浮妄且無能影響于彼矧其曰緣飾于此且以高皇帝神聖兼總條貫至風厲學官齊一統類萃萬世之耳目而懸之一鵠獨稟於紫陽之訓詁夫宋儒之訓詁豈必千慮無一失然而王制也卽今爲之新說者豈必千慮無一得然而非王制也先王所是著爲令士安得倡異說以自弛于維結之外乎臣與諸臣奉詔旨取士卽明與諸士約離經旨棄傳註參用釋老者

皆置之令旣具一意稟尺幅從事而諸士習詭異者且數年舍故步而從臣一日之約宜不能盡雅馴臣亦士耳寧不相體其文醇亟收之醇而不能無小瑕亦收之然而上駟當中駟矣其在繩墨之外卽絕塵而奔棄不錄此非臣負士士負臣非負臣負王制也歐陽修知舉黜劉幾豈不惜才所惜者體耳臣才識駑下不及修遠甚爲國家惜文體兼爲士惜心術意乃不後於修然而退人易耳進人難士卽退更端以進未嘗不復收適以成之進而不效未操刀而使割適壞之矣臣每嘆天下才士甚盛文不逮古人

才吏甚盛治不逮古人議論甚盛識不逮古人功能甚盛真心憂國不逮古人總之病坐浮耳文之浮臣等能正之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士自鄉校與計偕至對公車費國家供億不可勝紀一對於廷百僚稱賀榮次素定他途無敢望豈不亦國士遇我卽能一官效一職度其事曾不足稱餽稟尚何論報若次及于事內不顧身外不顧誹譽真心爲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乃可言報稱耳今夫合海內爲一舟而主與臣共操之安則同其利危則共其敗人臣一心爲國家計亦以自爲也士能以自爲之心爲

國計則不浮矣合衆心以圖事蔑不晰矣合衆力任之蔑不勝矣頃臣引古誼策士士具道所以然響對亾窮者此亦足稱先資已及試於事能真以古人自期待者幾人與人約而忘之猶有諾責與已約而忘之謂此心何夫士有國士臣有社稷臣業以國士遇我而不能爲國家遠謀出死力衛社稷則何取於士卽文體正矣亦何益于國臣等所爲正文體者誠欲得正人報國家顧臣等所能爲者止此耳過此以往在士所自處矣

會試錄序

代

萬曆十七年己丑春天下士待試禮部者四千四百有奇尚書臣某侍郎臣某以請上命大學士臣某學士臣某典試事臣某猥以章句日侍旃帷尋至孤卿叅陪密勿中更賢闕造士不效四方士習未盡歸淳乃又奉校士之役臣蓋嘗三與校士矣始禮闈分經次鄉論秀最後副禮闈皆受成事而折衷於主者乃今總全經校天下士得與不得皆在臣無所他諉臣爲此懼始入闈卽與諸執事約所取士文不得滅質巧不得斷樸奇不得掩正百家二氏不得用以緣飾六經今旣具罔敢不共比竣事歷二十有

一日錄士雋者三百五十人文優者二十篇以獻如故事臣當序簡端風示以入官之誼臣惟諸士進而服官亦惟是大府之憲象魏之典是訓是行無所俟臣言而臣受命薦士第序所以薦士之意竊見上夙夜憂勞天下明教化一統類頃下詔旨至再至三期於平康正直之路夫自三事六列下逮一命何莫非士正朝廷正百官宜無如正士而士奚從正語曰作於心害於事作於事害於政正之於心未有徵也正之於事於政則已晚夫惟文章立於心術政事之交而可以爲徵正天下必自此始蓋成弘

之際士風嘗樸茂矣樸不足以見才則厭而趨繁繁不足以存體則厭而趨簡簡不足以標異則厭而趨奇由奇入險由險入頗江河之變至是而極焉人情所之既厭則反其始今亦其削雕反樸時也臣竊謂正文體宜自今日始前此六十年亦爲已丑其所首舉士文固無異至今慕效焉天道一周往而復反臣受命適當其會則兢兢於知人之難而嘆士之求知者非其路也今有人於此啗言質貌踈節直幹於事未必便也世必以爲無他華言飾行宛轉繁縟於事未必不便而世且賞其能疑其巧以爲不可知也

夫士徒以空文自託於不可知之地而臣又不敢以其文之奇險頗僻者遽信其心術政事士操不可知之術以求庸臣操不敢信之心以相士是臣與士兩失之也漢去古未遠天下藏書未盡出當武帝時尚苦百家殊方欲絕其道勿使並進今修辭之家滋益多所稱殊方者何啻百倍漢時而天下學士大夫浸淫二氏糟粕以爲聖真神解蓋漢時憂儒與百家並立而百今乃憂百家與儒參入而一此文章之極弊而心術政事未有所歸也夫論文必以尺幅而士之才者或軼於尺幅之外故臣今日退之母敢失才進

之母敢失體不得已寧失才毋寧失體而要之於才未爲失也冲和平澹雅士之恒操也易而實是竒險頗僻才士之極致也難而實非士乃舍易而就難舍是而就非者無他意固欲因此以見才而主司者亦斤斤無失才士耳夫才士也天下推以爲鋒而望以左右袒彼見上所申命如彼登進如此將謂反正之心不勝其憐才之心往往持兩端何以使人不惑臣終不敢以憐才故而使 詔旨不信於天下故寧失才無寧失體體一失遂沿而不返若士而才則終不失也南宮之闈更三歲而闈卽一不見收未嘗不復

進也士能洗心滌慮一軌於先民作者以應 詔旨必且收於異日夫置之此而收之彼固一人之身耳使失竒險得冲和失頗僻得平澹所得孰多庶幾以此成天下士何名失士哉臣不患失士才而患不得士心術與政事不得其心術政事而徒操咫尺之牘無爲也人有相馬者求之絕塵追風自以爲得天下馬及其鳴和鑾範馳驅雖復一日千里無所用之千里馬非世所常有有之亦不可以備法駕夫不可以備法駕者臣不敢以程士馬之有轡銜也木之有繩墨也農之有畔也士之有六籍也治天下之有典章

也此世所常有夫惟世所常有者乃可以正天下正天下必自士始矣

湖廣鄉試錄序 戊子

臣自惟材能淺薄備官文史無所發明往歲以一經分校禮闈猶惴惴不任職今復於 皇帝舊邦蒐采豐芑之遺以備選擇臣朝受 命夕飲冰矣乃馳而至楚進提學僉事臣所選士三試之奉禮臣所上科條惟雅馴是取毋敢濫於文麗以違檢式諸入選者率能綜述訓典銓敘百物有先楚遺風參伍覆之得九十人籍其文以 奏如乙酉 令不敢更牘御史

與諸大夫躬爲士駕揖臣等黜遣之而相與嘆 國家之求士重也漢唐以下選舉之塗有文學賢良孝廉明經諸科及秩而官之高不得掌故次直曹史求之雖博用稍輕矣 國家以經術取士三歲都試郡國士操方尺之牘幸而入穀縣次續食進對公車解褐爲郎從官下乃百里率職無僇積日累勞輒至華廡顧不重哉 主上儲精化理思與海內雋傑共興太平乃者以歲之不易 焦心旰食臨朝而嘆惟吏不勤於職無以究宣 恩澤除民疾苦重士謂何迺又 臨遣廷臣親奉弓旌厚招草澤冀得材而用之

北海集 卷十一
是求士無已也茲逢衣淺帶而舉固經生耳被以半
通之綸吏職繩其後則何以哉記曰官先事士先志
而孟子論士之尚志則大人之事備焉志者何心之
趨也心有所趨守以純固夷險劇易博狹惟所值之
無二慮焉而事可前覩矣楚澤國也請以江漢之詩
喻其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又曰沔彼流水朝宗於
海水之所趨也水有所趨然後可以苞絡坤維綱紀
大國故其出岷嶓貫三峽而東也飛沫盤盪兩脣電
激弗爲壅也會於大別䟽於潯陽瀕洞瀾汗沈瀟長
邁弗爲放也瀦於洞庭數於七澤瀾漫瀆混與天相

浮嗟日月喻百川弗爲渫也趨在歸海而已所趨既
定百折以之故能直而不肆曲而不詘集之弗盈停
之弗汙定於一也而不然者涓澮流潦不涸則溢耳
矣今士稱說先王求當世用蓋亦有所趨焉故曰先
志志者蘄於爲公不蘄於私蘄於爲實不蘄於名專
精一嚮惟上所使不知其他時而持危應變機鋒駭
發如激於三峽之湍而趨猶是卽乘勢邀時保大致
遠以赴功名之會如流於大別潯陽而趨猶是卽兼
總羣材吐納萬有舉統類而應之如出於洞庭七澤
而趨亦猶是志在爲國而已目不二視耳不二聽不

知夷險不知劇易不知博狹惟社稷是利猶水之宗於海焉然後可以稱國之紀而副重士之典矣乃近所覩見束髮受經於公私名實之辨類能別白及試以事輒背其初則非其性然也瓦注者巧金注者婚有所持也逐獸於野目不見泰山有所羨也內有所持則不能毋念失外有所羨則不能毋念得是故取舍滑之而遁寵辱牾之而驚智故攫之而縵愛憎媿之而頗而志不可一矣惡乎考其事哉方楚在春秋其賢大夫如子文勃蘇蒙穀諸子或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或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或不爲爵勸

不爲祿勉以憂社稷此其材與所遭際儒者不屑稱徒以志在狗國不爲身圖聲施炳焉至今爲烈乃士生於 盛世出爲 帝臣所遭際何如使不能脫然塵壒豫定所趨則信上之求士重而士自輕也安所貴楚材哉諸士之進自今日始志之定與不定將在今日無變爾度無易爾慮君爲我心制不在我此士所趨已諸士勉之異日榮名茂實與江漢同流而雲連徒洲之材舉充 天府不稱拙於當世卽二三執事不亦與有聲榮以逭於大罰幸甚勗哉乃以故事次其語簡端以俟他日考焉

順天鄉試錄後序 辛卯

辛卯秋京闈當比士 上命臣某從左諭德臣某典試事夫臣所試皆六館三輔之彥也惟太學賢士關惟京兆郡國首 上乃舉以屬臣臣敢有不肅不共以忝 王命既籍 奏臣當序末簡臣因是歎 國家取士之典何其要而不煩乎前代科條曰詩賦曰博學宏詞曰詞學兼茂而我 朝一稟於經術統紀甚一操趣甚端而無柰士之自爲煩也漢人之言曰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詞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

國家用經術取士意蓋如此往者士習嘗蔽矣大端非浮詭冗而比者易浮以詭易冗以僻蒐獵古語以修詞而傳會時事以立指夫以古語爲今文非今也以今事傳古義非古也難者不明其據說者不立其義於思甚勞而於道術甚晦臣竊歎 國家科指簡而士自爲煩也蓋前代經術藝文自兩科耳我國家則經術之外無他文矣此其制在前代經術之上而士子所務反出前代藝文之下前代外經術爲藝文則藝文病今士子以藝文爲經術則經術病人無論各以一經名家即使身通六藝其簡帙之繁

北海集 卷十一 四百三章
有如今日者乎孜孜矻矻不遺餘力一仕爲吏敝屣
棄之矣其於治身經世有當於古人一經之爲用者
乎蓋天下之患在有餘不在不足今夫訓詁愈多愈
晦者經也請比愈多愈亂者律也案牘愈多愈不治
者吏事也議論愈多愈不定者國是也夫士之處世
所守者一身出而事主所辦者一心耳日益之而不
足者忠也日損之而有餘者欲也忠一而已而欲常
百是不足者一而有餘者百也今士卽摘詞有餘文
涉世有餘智當官有餘巧然程功見效無當於一身
一心之爲用則其所爲有餘者乃不足也蓋孔子嘗

歎賁矣曰賁非正色也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
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夫有餘者不受飾飾者乃不
足也業已不足矣而外示有餘如決蹄涔之水以漑
終畝於彼不加潤而此蓄立盡此孔子所爲歎也夫
賁者文之極也諸士以文爲羔雉則臣不憂其文而
憂其質賁之辭曰文明以止以止明不敢過也而復
申之以白賁无咎夫已文矣已賁矣而守其純白何
咎之有諸士之進也臣不憂其無譽而憂其有咎也
不憂其有不足而憂其有餘也臣所以告諸士者守
一身辦一心兩言而止矣圖之進退則願以今日

武舉錄序

萬曆壬辰春西陲圍吏弗飭卒譁于伍憑堅城久不下倭又訐于東入我屬國羽書狎至以寇之無時不虞之不戒天子東西顧命廷臣舉武猛任將帥者而會是秋武試屆期諸郡國良家子材官蹶張鱗集闕下俞司馬請廣制額思得罷虎士張皇六師訖天誅既程其騎射命臣琦等試籌策方畧得士百二十人以獻臣今而後知韜鈴之士重也方草昧之初天下爭于戰功于時武臣處勢甚重縉紳無敢儷及天下既定材武無所效乃始交弱其志慮以

就文吏之樊籠要以襲成制平羈縻海內而定一尊非文不可于是縉紳之士重而介冑輕當輕重之末勢法與吏相昵事與議相蒙操徽纆而通瑱環傲然關天下武夫之口而踞其上武臣力困于纖趨計窮于掣肘情隔于投杼善則攘之過則諉之事與權兩去功與罪交紕攘尤忍詬而約結不得伸夫文武之相維也若輔車然其世輕而世重也若持衡然賤之徵貴貴之徵賤事勢之流相激使然貴上極而有所訕賤下極而有所伸應時耦會平亭調適使兩爲用而兩不爭則英主駕馭之上畧也我國家威德四

暢海外內咸奉 正朔受戎索武旣絀矣罔亦少密
焉尺障偏師悉以文吏持之屑瑟于刀筆而講談于
唇吻白刃在前不介馬而馳之拊膺決胆鋒鏃交注
幾而得之而不足當文吏之緩頰鉤舄錯乎堂皇左
右顧而囁嚅則武士重足立室計沮議而櫻咳唾之
未浸尋以迨今日不勝其蘊崇鬱積而蘖芽時動此
亦其賤而徵貴時也天下長無事無所事武臣一旦
有緩急世卽輕武臣武臣將自重武臣卽見事議論
終不能勝文吏卽有功未必盡與文法相應彼自居
其事自侈其功而束于法持于議內不勝忿而外未

有以奪勢必至交諍交鬪而天下益多事故寧使世
重武臣無使武臣引而自重彼自重而不得其術則
潰敗決裂不可救也 天子方恢遠畧獎武功稍殺
其甚輕之勢而不使其成自重之權其于弭亂持危
酌盈濟虛意弘遠矣諸士應召而來適當其輕重相
踦之交曩所爲束縛牽纏一切漸弛而諸士乘之衆
意所揚金石爲飛遭逢不可謂非偶然臣不敢以此
深爲諸士幸而滋爲懼也無事時才者無所見才而
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及夫事起不虞邊境驛騷武
臣乃益貴重用事安危之變呼吸萬端拙無所藏而

北海集 卷一 四
智有所詘用之效不效爾實自爲重輕于文吏何有
夫文吏能困若以事不能困若以才爾誠勇不能使
若怯誠有謀不能使若塞勇且有謀非文吏所能困
卽不能不待文吏自困矣輕出于身實難自入何害
天下未有挾所重而輕者未有負所輕而重者吾徂
于輕偷見一時而忘後患冒而進則家國兩傷恧而
退則身名並減于是文吏得操發縱之說而擬其後
則其重在節制而爲所制者輕吾倚于重而疾法如
仇必決裂之以爲快入無長策以佐軍出有後言以
訛衆蹙然敗法圯類以興其私而無忠計于是文吏

得操執法之說而擬其後則其重在鈐束而爲所束
者輕夫乃不堪驅策而委重于人以辱 天子下吏
臣不佞是懼不然 天子旣封殖諸武臣而以爲干
城爪牙卽一二文法之吏其誰敢以狎主之故抑遏
而自侈大焉夫會其輕時官之師旅操私重而左右
掣令爾不得效尺寸而以爲罪咎在時其爾實有
所闕多遺執瑕者辭以辱 天子之重咎在爾語曰
樹堅在始將在今矣重惟今日輕亦惟今日爾多士
實重圖之

順天武舉錄序 辛卯

萬曆十九年十月試畿內才武士御史劉公實監臨之既告成事有司遇以賓興之禮愚以為國家取文士歌鹿鳴而宴之是役也宜歌兔且兔且之詩曰糾糾武夫公侯于城其卒章曰公侯腹心夫于城士所自有也請略陳腹心之旨蓋不佞驅馳秦晉燕代間再從使者試士於上谷晉陽是時匈奴未有隙也天下干戈化為文墨士彎弧射策循故事而已上之人易而得之亦易而用之今邊事春春動矣當寧謀將帥之臣廷臣合牘而荐之御史復求草澤士而登進之其需士甚急待士甚重上之人用士不敢易而士

自用亦難蓋天下無事士詘於見長天下有事士詘於見短御之以羈勒授之以鼎俎駑良勇怯立見矣誠有一將如長城一士如百萬帥者乎未敢知也在功今三年一比士脫迹平伍角藝於澤宮借籌於畫室歲未嘗乏而一旦有緩急無以當縣官指說者以為士不素具氣不素厲而愚以為不在氣不厲在心不一其不一也非獨三軍之心各不一也即一人之心亦不一夫士受命為將被介胄冒矢石目無二視耳無二聽有進死無退生所謂一也以僥倖圖富貴退而二心則不一以全軀保妻子退而二心則不一

以請配功以賂蔽罪退而二心則不一將以二詒士
士以二詒將將士相二而詒各退而有心則不一任
人者二自任者亦二任事者二議事者亦二亦各退
而有心則不一凡一退之心足以鼓百敗而欲以無
不退之心嘗百進凡一敗之氣足以喪百勝而欲以
百不勝之氣獲全利以是稱于城腹心國家豈有賴
焉且諸士亦聞西陲之事乎彼其衆不能當漢一大
郡而我日凜凜也彼師少於我而鬪士衆也彼一於
邀利而我二於避害無所不避則無所不怯語曰一
夫兩心拔刺不深此善喻也嘉靖中虜入蹂我三輔

薄都城當時勤王之兵四至控弦之士如雲而不敢
戰僅閉門謝虜虜去遙尾其後以報紫荆之役虜時
盛兵入塞而關中兩偏將以三千之卒扼而敗之彼
有遷此絕慮無遷故勝敗異也故當其不一以四至
勤王之師而不足一戰而當其一也以兩偏裨之力
足以距關而抗虜余嘗行紫荆道中出蜚弧口視兩
將軍戰處未嘗不據鞍太息如在鉅鹿下也燕趙故
多慷慨義俠一旦受鎖鑰之任豈其出關中兩將軍
下天子威靈神聖虜萬無深入理卽如近日羽書
狎至虜盛氣以乘我我無一矢相加遺此亦壯士之

大亭
人耶

上海集

卷十一

十一

九宗

耻也耻之莫如決戰決戰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一心往歲 天子坐幄次召輔臣計事西顧而咨吾
獨不得如諸葛亮杜預者而用之 天子之拊髀也
無寧頗牧而思亮預也此兩人可謂不二心之臣矣
諸士執干戈衛 社稷惟 上意所注以爲臣鵠庶
幾哉無愧于城腹心且以當長城抵百萬師也余不
佞無能訓迪諸士第備宣 上指以愧爲人臣懷二
心者惟爾諸士念之

江西乙酉序齒錄序

代

萬曆乙酉當大比士江右列賢書者九十五人既籍

奏矣已復相與序其年齒世次而錄之夫諸士卽同
鄉曲未必素接塵而游一旦與弓旌之典盍簪傾蓋
驩若平生於是乎修世講之好以附於久要之義此
其意豈不誠厚哉鹿鳴之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忒
以訓厚也則業已登歌而諸士旣拜嘉矣其以序齒
燕也不佞謂宜歌伐木伐木求友也而曰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請爲諸士究言之蓋古今論和者其說莫
備於晏子矣而師曠論不和之弊曰臣不心競而力
爭公室懼卑若是乎和之關於國體也夫五聲不相
謀而和五味不相符而和諸士之始進也臭味則合

北溪集 卷十一
矣乃其性行才品高明沉潛當不能盡同然要之考
德講業期於成已其遇合於世要津散秩亦不能盡
同然要之協恭考政期於共濟 國家事而已故朝
箴而夕警不害爲同德彼弦而此韋不害爲和衷惟
夫各私其身各是其見憑其虛僞之氣斤斤乎其不
相入則所謂不心競而力爭乃謬於伐木和平之旨
矣今諸士披襟握手煦煦語言相取下雍容揖讓曾
不敢跬步先其長者以此爲和意庶幾焉然而未究
和之用也夫相成相濟而無相軋之謂和不和者反
是不佞之按茲土也維風考俗人談象山之學士附

永叔之節則誠私心嚮之顧獨以爲鵝湖之講明濮
園之論辨其初亦以相成相濟而稍稍堅持其說以
至學興異同之說朝有甲乙之論則其趨流之末勢
使然不佞所願於諸士者象山之學永叔之節而趨
流之末勢則不敢爲諸士願也夫士讓其官俗讓其
長平世之軌也朝廷爭功士大夫爭名乖國之風也
諸士之在今日則同袍也其進而登用於朝則同朝
之寮案也崇牖之階自今日始圖之進退願在今日
諸士其尚一德一心慎終如始惟爾之先正是從而
無務過持其高論以佐泰和之盛而繼伐木之響卽

北海集 卷十一
鹿鳴之舉有餘榮不佞與被其德音矣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一

馮琢菴先生北海集卷十二

齊郡馮琦用韞著

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奉 勅撰

東塘公太史葬黃山記

臨朐令荆植齋德政碑記

臨朐縣文昌閣記

重修聖水神祠記

歸遺金記

遊石門山記

遊冶原記

仰天寺記

新建汾州府碑記

顏神鎮重修青州別駕魏公生祠記

甘肅建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矩室記

重修巨馬河橋記奉 勅撰

巨馬河橋者萬曆元年 皇上奉 皇太后慈諭以
 建者也河自紫荆歷萬山建瓴而下秋水時至被於
 兩涘渚崖之間齧橋橋壞旅人苦之咨嗟于途 太
 后聞而謂 皇上曰向所建橋當天下要路圯而不
 治為百姓患苦其以宮中供奉之羨簡廉幹之臣往
 葺治之 上唯唯乃 命閣臣傳諭部臣計便宜以
 聞於是太監某偕員外郎某奉 勅書往焉至則量
 功命日略基趾程土物易木以石撤舊而新其力不
 以煩民其事不以煩有司其費不以煩水衡少府凡

北漢書 卷十一
歷二年費七萬金而橋屹然告成視舊增壯焉乃立
石紀歲月而 詔臣某爲之記臣惟自古工役之興
未有不勞民者也勞民易勞民而以惠民難不勞而
以惠民抑又難是役也我 皇上奉長樂之所餘也
皇太后減膳衣練之所蓄也 皇太后享天下奉
自三服六膳而外豈不可以侈濯龍之賜予廣金穴
之恩澤而躬自節約以爲百姓興是役也若曰吾與
其以一人享天下之奉無寧以天下之奉爲天下圖
永利耳彼徒枉輿梁雖稱王政顧彼所謂勞民而惠
民者也夫待勞民而惠民則與不勞民而惠民者不

可同日語矣臣嘗扈從 車駕經渾河 上穆然深
思申 勅河防從臣欣誦 上顧念天下其勤如此
臣伏觀茲橋之建而知 上之憂勤有所本也 上
之憂勤惟 太后啓之 太后德意惟 上成之要
以操微予之衷軫由已之溺兢兢爲天下圖永利臣
以爲克是心也保四海之心而開太平之原也臣聞
治安之世關梁通道路治民不苦力後商不困行李
遠近歡欣而無隔閼則太平之象也澤不陂川不梁
民歎于室商困于途咨嗟太息而莫之省憂則非太
平之象也嗚呼天下之所走集朝覲謳歌者之所歸

北海集 卷十一
三九三
往盡在是矣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道路之慘舒
天下治亂之候也則斯橋也豈但以惠旅人已哉臣
既執筆記成事而系之以銘銘曰浩浩川流帶我邦
畿北遶神都赤縣所歸如周洛水如漢滻灞近若懸
雷出其宇下秋水湯湯齧彼河梁利涉實難道路徬
徨 太后曰咨咨民疾苦苛矣居人哀此行旅乃命
司空汝諏汝度乃出精鏐于囊于橐我石既攻我材
既同厥基維舊厥制以崇 后曰勿亟子來則速陂
陀如雲除道相屬矯如蒼龍偃立于波蜿如長虹下
飲于河王途既平水歸其壑告成于 帝我 后是

若我 后之德遍于九土往來以通式歌且舞人所
歌舞天則必從從之維何福祿攸同保茲 天子介
以萬壽 天子萬壽奉 皇太后瞻彼中原以襟以
喉車書來同以游以休惟休惟戚關諸隆替臣庸作
詩敢告津吏

東塘公太史葬黃山記

萬曆癸未太史東塘先生卒明年葬于黃山先是太
史公謫廣平司理稍遷南戶部郎過里中展墓縱轡
至黃山下四顧而歎曰樂哉斯土歿而葬是不憾矣
明日復偕其子孝與往孝與墜馬不能從太史公裝

就道執孝與手曰東方地佳兆也汝與南陵公諦視之南陵者公從叔行精堪輿家者也孝與俯而應曰諾已而大疑且駭然竟未及往居無何而僕以公病狀來告孝與馳而南至徐州值大雪且行且泣淚被面從橫成冰止宿村舍中夢公憑几命之曰吾不歸矣汝視葬地無過趙氏北牆下孝與瞿然覺股慄髮上指起冒雪伏馬鬣而馳至滁公已卒矣見夢之夜盖卒之日也孝與持其喪歸與南陵君議葬地歷視太史所游覽處曰於法皆不宜葬至北山下杖而登山山巋如壁東西兩峰隆隆起如拱如揖南至河而

日

鬼之未
如也

誠孝

孝

止南陵君曰亡以易此孝與悟而泣曰此豈所謂北牆下者耶即不知言趙氏者何也卜既定葬有日矣孝與臥柩前夢一蒼頭告曰闕地遇古石橋奈何則相與往觀之至則儼然古塚也堂宇宏麗朱扉四扃從隙中見一燈熒然已而朱扉開燈爆有聲光大起如晝北壁有銘而缺其角曰是宋貴主葬處也生嘉祐至道間一轉為某官再轉為戶部主事推官云旁有書數厨劔四皆銀室孝與拔劔舞遂覺覺而始悟宋貴主之為趙氏也越數日葬太史公既葬而封其泉出其傍明年芝草生嗚呼異哉太史公生五十年

上海集

卷十一

五

吳奉

而未嘗游茲土也。一旦覩之而低回顧戀，依依不能舍。且以服官行而執兒子手，刺刺言卜兆事者何也？孝與之夢，何後先之符也？即古稱藏環事，豈虛也哉？往者得返，勞者得息，塊然獨處，就其真宅，此公所以有樂乎茲土者也。夫生寄也，死歸也，骨肉復歸于土，冤氣則無不之也。不有寄也，復何以歸？以今有歸形，昔為寄業，已歸矣，復何所之？彼既有之，此復何寄？吾安知昔為寄，今不為寄耶？安知寄者為妄，歸者為真耶？且安知造物者不復以為此拘拘者也？要以同生死，輕去就，儵然而往，儵然而來，即歸不歸，無論已而

世之君子，終身役役，忽得忽喪，且喜且慍，不知七尺之非我一坏之有歸也。嗟乎悲哉！歸與寄，真與幻，地下事吾所不能知，而地上之事則略可覩矣。余少與孝與友，因獲侍公，比復從公于館局，同游一堂，同宴一室，別幾何時，而公遂歸九京乎？古人素車白馬，生芻一束，何人哉？而不佞至今闕如也。要之歸與寄，真與幻，吾所不能知，即別不別，又亡論已。公生平行誼，詳誌中，不具載，載葬事始末如此。

臨朐令荆公德政碑記

自古稱去後思者無如汜鄉侯何武，武在漢吏中摘

北海集 卷十一
發不及廣漢治辦不如敞所居無赫赫名當其既久
摘發治辦者皆與其人俱往而武獨見思蓋世所稱
赫赫者能使命必行禁必止不能使人思能使人思
者必其不爲赫赫者也譬之飄風驟雨挾怒霆而下
非不震蕩一時然入地僅膚寸而止震蕩之過或遂
有所摧折若夫不鳴條不破塊優渥霑足物受其滋
以華以實而不知其所以然蓋吏道亦猶此矣荆公
涖敝邑五年其善政如墾荒蕪撫流移清編審平徵
收省勾攝雪冤獄清丈量積儲庠興學校表貞烈未
能更僕數然大略立法務簡持法務平即窮鄉幽壑

欲陳說疾苦者皆得詣令無所隔閼故朝所厝注暮
及百姓百姓於公始至驩然道之已習而安之既去
而悵然思念之更十餘年如一日也以質之汜鄉侯
復何愧耶蓋今天下側目重足所患苦者獨在赫赫
吏耳彼日凜凜焉恐其名譽不彰官不達取數事條
次之調納其說以合上官而又刻期以責其效慘礪
以速其辦何暇爲百姓計久遠故庭中稱治野則否
上官稱賢民則否當官稱惠去則否世所稱赫赫者
大都若此矣守令職在牧養法當如慈父母於嬰兒
安得所謂赫赫者而稱之荆公當去之日如始至之

日既去之日逾于在位之日於世所稱赫赫者蓋能爲之而能不爲也史稱何武仁厚至其爲刺史行部中屬吏有罪又應時舉奏故當爲郡吏議者以爲有宰相器公自爲令爲御史治邑按部皆與武一轍而其器深廣萬頃不撓亦復似之蓋士必安凝如山澗泓如淵然後足以享盛名而載重任若夫輕見其竒一覽都盡即赫赫無足數也夫赫赫爲政者怨府也赫赫爲名者毀媒也惟寬大長者乃可以久如公者真其人哉予故列次其行事以附于漢循吏之後而併以誠夫世之爲赫赫者

臨朐縣文昌閣記

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按天文魁主日平旦建寅德在東方故天官書曰魁海岱以東北也然則海岱諸郡宜祠文昌今天下學宮多祠文昌而吾胸當斗柄所建於其照臨而獨闕如也祠文昌自博士張君始張君來典邑庠謂間者科目晨星以堪輿之說建高閣于東門故址爲學宮左護因以奉文昌之祀計工程度官是土者及士大夫百姓爭助之貲逾年未竣而邑侯至寔始成之是役也以張君始以吳公終而移書不佞爲之記余惟文明之代地絕天通人神

不雜糅今祠家多援周天列星而以人事之斗北極也而命之爲祖爲師取斗四星圖繪其象而謂之魁指戴筐六星爲縞衣素舄青童白馬而謂之文昌君夫以懸象著明列宿之次乃能下而與人通其言語文字聽其鐘鼓管籥饗其牲牢酒醴此其說宜儒者所不道雖然神也而以人事之非禮也神也而以神事之則禮所不禁也今夫天之有帝也星之有君也星精降而爲賢士大夫大聖賢之騎箕而列爲星也說雖在耳目之外亦安得言地天絕不相通乎今當斗柄所建而爲之祠潔粢盛備饗禮以昭大神而大

神相之以興起多士未可知也然而不敢恃也夫氣之聚散勢之向背地形也而移之於人此亦儒者所不道夫士受命于天乎受命于地乎吾以爲在人而已世有不祠而福靡不耕而獲今諸士無乃玩日愒月於修業實有所闕而以乞靈于堪輿天官家其謂之何雖然是舉也國人屬耳目焉將興起其視聽而澡被其心志斯不亦累土以爲師保乎然而不敢恃也古稱文者精所聚也昌者揚天紀也天垂象君子則之諸士其一乃心凝乃神遊精八極取材百代以揆天藻而敷國華爲景星爲慶雲此其爲文昌也大

北海集 卷十一 九
矣夫神有神之祀弗敢廢也人有人之事弗敢失也神無廢其祀人無失其事斯亦地絕天通人神不雜糅之義已若夫堪輿天官家言則余不敢道之也

重修聖水神祠記

郡城東偏七里許地出泉曰聖水池可盈丈清冷可鑒舊有龍神祠不知起時元司農元哲溥化寔重建之溥化鎮山東歲大旱執圭幣遍走羣祀無有效則使使即聖水祠禱焉俄而寸雲膚合霖雨大降遠近賴之蓋嗣是早輒禱禱未始無應也鄉人相與崇事之春秋泮涸無廢祀顧祠無常主歲久圯壞丙子夏

不佞某從叔咸過其地臨池而樂之已而伏謁祠下流塵凝榭斷碑委砌惟時靈風肅然也周視而歎已相謂先服官於朝者請以俸入新之是年某舉于鄉其明年舉進士守官吏局以神之靈不至顛隳獨奈何昭大神而弃言焉且歲一不熟我鄉人比肩接跡膝行蒲伏閔閔焉仰膏雨之來也曰神庶幾據我比者歲數登民得鮮衣甘食以樂有年繫神是賴而祠廢不治則靈貺不答也某於是新其殿庭飾以藻繪池上構亭亭前建鐘樓而復爲文諭鄉父老神啓其心不余違也共建兩廡各數楹以丁丑七月始事以

十二月竣又五年而某奉使東還一再過之則改舊
觀矣於是載酒陳牲而告曰以歲之不易三時之不
害某乃得與鄉父老共葺靈宇以棲神于此神其俾
我風雨以時稼穡用登誘我民衷一惟農桑是圖逆
我蝨賊無使爲虐于茲土也庸肆其大德以保釐我
東人我東人世世奉祀毋敢墮此於事神成民豈不
兩無負哉不佞旣書此記成事復爲作歌以樂之歌
曰抗神宇兮清流舉芳若兮汀洲穆將愉兮靈修惚
若臨兮夷猶令膏雨兮先驅登大田兮有秋鳴鐘兮
拊鼓奠桂酒兮椒醕風嫋嫋兮欲來雲憑憑兮承宇

靈連蜷兮朱宮杳冥冥兮紛來從駐八龍兮臨曲池
駕蒼虬兮逐文魚被霧縠兮雜雲羅御微風兮揚素
波皇剡剡兮旣留焱遠舉兮陽阿望渺渺兮極浦木
蕭蕭兮愁予菊芳馨兮滿堂奉靈祀兮終古

歸遺金記

博野徐氏自光州靈丘兩公而著至方伯公而大至
太史君而遠稱世家矣蓋本其先處士公云處士公
過蠡邑或遺金邸舍公得之立而須其人至暮虛無
求者明日復就其所則主人以亡金者訟掠不勝楚
公盡以金還之立出主人主人叩頭謝微公者無死

北海集 卷十一
所矣嘗自灌園客有負囊芘于園樹之陰已索泉飲之竟遺其囊去去二十里許號而反曰吾所囊輸官金三百也不自意亡當即亡吾亦復亡吾家則奈何公復金還之客大喜過望割其半謝公公竟辭不受客再拜顙天而祝公願公世有賢子孫博野令朱君扁其堂曰貽穀而道路過者指其井曰此故徐公歸遺金處也於是公子孫識以碑而屬余記之余惟世之降也天下智盡能索以競錐刀之末其惟倜儻好義之倫乃能絕其捐利而好行其德然爲德易耳而無以爲德難于之門王之堂是爲德者也吾自爲德

則何慚以責報于天爲當公歸遺金時豈復爲子孫計知其後奕世顯庸哉人有金而人失之而吾以還之還之而一無所取也其不責報于人者也其不責報于天明甚此其爲德而無以爲德吾以爲近道矣蓋嘗論之俛而得之俛而有之皆寄也譬之蕉鹿夢焉失者與得者皆幻也萬態之交相代也不有失也吾何以得不有毀也吾何以成天下熙熙攘攘以相競者皆遺金之類也克公遺金之義即無所往不爲寄也余與公孫太史游最久太史好神仙自以爲得之可立致去富貴如敝屣耳自爲太史供奉潞邸十

三年南擢叅藩而遽投劾以去彼以爲官者倏然往
倏然來而已不足以羈達人之跡嗟乎太史於道其
有合耶蓋亦其祖之風烈也

遊石門山記

余素懷禽尚之志以省覲歸未能及遠且期足跡遍
于郡邑山川會吳生敦之自楚來生好奇兼有勝具
乃以秋七月八日偕余叔肖浮公謝茂才遊石門去
邑十五里許入谷口而西路漸狹約二里折而北斜
徑出山谷之半石磊磊縈馬足野雉羣雌山犬孤吠
四顧無人踪惟伐木聲與谷底相應三里許折而東

兩山對峙屹如雙闕舍車而騎舍騎而步數息乃至
崇聖寺途始窮坐未定有客歷石級而升一僕操具
以從樹蔭中乍見乍隱則殷孝廉也猝不意至相見
大喜拂石磯而坐俯臨澗谷足半垂在外澗中樹杪
與足齊蟬隱而不鳴鳥語緩主客忘言僕從無譁乃
始聞泉聲隱隱北岩下蕭颯淅瀝如出金石久之衆
山皆響諦視則凡石隙皆出泉但涓滴耳如縣雷建
瓴驟雨萬縷淒風間之吳生因誦唐人谷靜泉逾響
山深日易斜若爲此山預設也山三面皆絕壁日影
所不至複嶺逶迤當其西入山深所歷漸高複嶺反

北海集 卷十一 四頁 章
出其下故當夕而見日焉客既愛山之竒邃但恨不能望遠然以不外見乃益幽絕石壁南北各數百仞東半之從下仰視亦爲神慄青者如黛白者如堊峭者如削脫者如剝松栢數千百如矯龍盤螭攫挈陰映攀緣石壁以助其勢不知所從植亦迄無能斬伐之者吾郡多童山無拱把之木而此山松栢以處勢高峻得自完莊生之言曰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彼所謂不材以爲舟則沉爲器則速毀喅之則傷人嗅之則醒世豈有此木即信如莊生言不試孰知其材否試則木已不完由此言之無論材不材獨在處山

深不深耳寺負北岩佛殿僅蔽風雨僧舍數楹架木爲之有遺蛻二臥者師坐者弟子也皆元時人兩人坐時即居石龕中當時民間供養絕盛石上鐫大士像幾數千皆識姓名歲月筆跡絕工今寺已頽敝僧徒皆委去老僧兩三人旦暮乞貸山谷間與廢顯晦豈不以人哉游覽既周復坐于石上酒數行面夕日就歸路出谷口則日已暝矣桑麻被野樵歌互答乃復是人境焉

遊冶原記

冶水出冶官祠下注於湖疏爲河以入洱水湖曰龍

灣當海浮山下相傳爲歐冶子鑄劍池澄泓見底可
舟可泳泉自湖底仰而上浮如貫珠勻圓萬顆水煙
奄靄細如薄霧水升降與海潮汐相應其南有潭絕
深作蔚藍色投之以物不沉湖可三畝樹環之自湖
堤以北皆滙泉爲池竹環之泉分道下注非絲非竹
環珮璆然陂陀相屬不知而入者不能出地可以忘
暑游客不假河朔之飲霜雪落木葉脫竹亭亭獨秀
下與水荇相映亦復不知有冬凡湖中泉以萬計湖
外泉以百計樹以千計竹以萬億計魚游于湖鳥飛
且宿竹樹間者不可得而計亭凡四堂凡二樓凡一

池凡七橋凡十主人凡五余清漪亭主也歲月不時
至乃反如客而諸叔居水上者獨爲主主人喜蒔花
養魚鳥所居成趣讀古人詩時時舉其辭亦頗愛客
客至迭召而飲食之余至即不敢當客顧諸叔實爲
主飲而散宿于清漪亭余乃爲主余旣去亭爲主異
日亭敞山水爲主蓋自酈道元稱重冶泉之勝著于
水經數百年而劉槩居之又數百年而海浮叔祖居
之割十之一易地于沈氏沈氏以歸余若循其始則
爽鳩氏之樂也吾何客主之有余自得請凡四至最
後秋九月也與弟季韞宿于亭客旣去興復不盡寺

上海集 卷十一
鐘初歇山月半吐微雲點綴乍晦乍明乘月渡小橋
至山下且行且止且相與語經冶官祠聽泉聲如沸
清冷徹骨益復不寐邀謝君對弈三勝之聞門外蕭
蕭刀刀以爲雨也得無妨明日遊乎出而視之微風
入而竹鳴乃就寢而次日遊于仰天

遊仰天寺記

自治原將游仰天寺小憇五井歷八岐山度嶺而北
折路狹不容車暗若濛谷出白羊口始豁然開朗人
家依山足結茅茨或在山半林木翳然霜葉已酣忽
復疑見桃源兩山夾道如長城石溝河出其下馬首

西指望峰巒頃刻異狀屏者几者爐者盂者冠者髻
者耳者手者駢枝指者其嶺率微俯微俛左右列而
拱揖有十道人峰巨石如人狀一人坐九人離立久
望不能別其非人因歎造物爲是區區者也亦大傷
巧矣山行三十餘里始至寺日已暝宿僧舍晨起禮
佛佛殿凡六楹泉出階下甚清冽僧甃以爲池其後
爲佛光崖壁立數百仞如蓮花多寶座上吐白毫光
故名佛光松栢覆其上遠望如懸蘿迫而視之如薺
耳虬枝蒼幹皆數百年物鳥決起而飛僅及山半如
畫烏屏風上倏而易其處循仄徑至北巖下入小洞

折而東乃有路達觀音洞攀欄楯以登謁大士像有石大如掌光可以鑑山中屋宇林樹人往來歷歷皆可指即不知雪山石鏡有此否稍東爲文殊殿從殿後有徑達山背爲水簾洞洞口石乳垂垂欲滴有泉自洞中出濺綠苔白石上注于壑即石溝河之源也還至佛光巖下循仄徑而南爲羅漢洞一名太祖洞太祖者僧所祖也而野人訛爲藝祖附會以俚語或遂形爲詩章刻石上爲山靈所笑洞絕奇邃廣數尺深百餘尺有竅出其上可以望天僧吹笙客以洞簫倚而和之洞中嫋嫋不了其南爲黑龍淵窅然而深

以石投之良久始砰磕有聲石壁上書游客名字記歲月如崇寧宣和大觀字甚工今亦不知爲誰何對之頗有峴山之感邑旣僻在海上山又去邑遠文人韻士少游歷者蔓草中得完顏氏斷碑寂寞數語遂作韓陵處空谷者見似人而喜矣大略仰天冶湖山水足稱兩絕山上松與水邊竹各略相當微恨殿前水不外流海浮山不奇峭耳此即造物不能使兩盈類若有靳惜者然各有獨至居然自勝豈必爭流競秀乃稱應接不暇也觀已復至白羊口經釣魚臺取道逢山下以歸逢山屹立巨嶂如錦川石青蒼五色

北漢書 卷二十一
三頁全
上映天碧石紋隱隱如門狀逶迤而東皆如瑣窻重
闔不知述征記所稱石鼓石人今猶在否會日暮不
復能登陟悵然以其游爲未足尚以俟諸異日甲午
九月廿一日馮某記同游者余叔觀海公弟季韞殷
孝廉謝高兩茂才也

新設汾州府碑記

萬曆二十年某月日山西撫臣魏允貞上言汾稱
州所從來久然於地實不便州有兩藩邸子孫以千
百或乘勢嚙小民持吏短長州吏權輕不足示彈壓
不便一其地商賈走集民物浩穰俗用奢靡相高訟

獄滋煩凡大獄經道府始決往返論報數百里疲于
奔命不便二邑於州名爲屬實有輕州吏心州亦不
能自持其體撫按有所咨問皆署其考上上晉中直
隸州凡四諸錢穀法當互稽覈而叅佐瑣尾不足稱
任使不便三汾與永寧近當路塞石州之變岌岌震
於鄰故汾設守備有警移住永寧永寧隸冀寧道汾
州隸冀南道兩地故多盜事發相諉不便四臣竊視
其山川形勢與人物畜產名雖州其實郡也臣請遂
建爲郡設附郭邑而割太原之永寧寧鄉臨平陽之
靈石沁沁源武鄉皆隸之臣謹與督臣按臣議皆以

爲便昧死以聞 制下部議戶部尚書臣俊民議曰汾州在先朝數議改郡迄無肯任之者撫臣允貞擔荷甚力汾隔永寧踰黃河接延安榆林屹然爲扞蔽于西陲臣俊民晉人任其議必可行也請遂改汾州爲郡設附郭邑及割諸州邑屬之皆如撫臣章制曰可名府曰汾縣曰汾陽乃設官郡守及貳倅理各一人縣令丞簿尉各一人乃建學宮設博士廣諸弟子員乃建長盈倉乃建府治自堂序及退居凡四百十楹改故州治爲汾陽縣治乃擇良二千石視事與百姓更始擇良監司檢察非法董治之於是藩邸

約束諸王孫凜凜奉法諸州邑凡民有訟獄皆就其郡取決上下相維民是以和內拱偏關外聯絡塞上稱重鎮焉計後先費金八千二百有奇金取諸權稅力取諸薪粲一錢一役勿以煩民凡八閱月而竣始終皆中丞魏公爲政云旣告成事魏公請歸養疏凡三上 上不許而會廷中見推擇爲廷尉爲少司寇疏皆留中不報 上若曰今爲天下計久遠謀事見本末不以險易易慮無如魏中丞中丞經畫塞上拊循吏民方有緒若始之若終之事事其有成績若建茲郡也嗚呼 上意深遠矣是役也始與中丞合詞

以請者制府尚書蕭公御史劉公時公黃公也咨議
則布政使萬公房公叅政甯公薛公經理則叅政麻
公汾州守盧公而太原同知其君汾州同知 君通
判 君推官劉君皆與有勞焉法得並書史臣某旣
記其事爲之詞曰惟晉之雄被山帶河厥河惟汾泝
滌揚波古有名城控其上游或郡或州亦有建侯建
侯維藩鬱彼椒聊或饑而枵或盈且驕惟汾之民士
女如雲鞫鞫殷殷訟滋而焚自石之戕烽火相望民
用震驚乃飭乃兵乃治乃城崇墉巖巖乃增其郭百
雉連連中丞來宣原隰膺膺䟽請于朝易州而府于

藩于臬爾謀旣同旣同爾謀荒度爾工乃室乃堂乃
庾乃倉乃立泮宮多士思皇乃劃疆土錯壤而理如
臂于指則惟所使言察其屬以莫不肅如車有輻皆
共一轂匪劬匪勞有此安宅總總下民靡不手額在
昔彊宗恣其武健今且歛手奉天之憲在昔質成于
里而赴其在於今不離跬步昔議爲郡屢議屢格豈
期今日乃言底績嗟彼宦遊再歲而遷誰以歲月計
千百年誰其尸之惟魏中丞永利是營大猷是經經
之營之中丞之謀匪中丞謀 天子之休羣山北走
大河西來於萬斯年惟保障哉

顏神鎮重脩青州別駕魏公生祠記

顏神之山盤紆而中裂泉出文姜故址者遶其下海上稱形勝地云鎮去山可三里許厥土墳而埴宜陶陶者以十數青以西淄萊新益之間斯一都會也而於山近故亡命時有陶故鼓鑄四方貿易輻輳而不可以法匪其不可法亡恩以用其法故也恩以用其法蓋昔者郡別駕河北魏公以之魏公之涖茲鎮也五十年於此矣披翦草萊創建綱紀闡澤惠政未易縷指而及其得代之日鎮民擁道遮留者塞乎轅轍之間車爲之枳已而藉公弗獲則肖其貌祠之歲時

伏臘必祀祀必虔儼然如對公行而經其宇下者低回不能去也農者曰是嘗勸課我緩我租商賈者曰嚮者無擾於吾市其嘗有犯於公者曰是真我公也猶有惻惻矜憐之色焉至是而疇昔之壯者老老者寢以物故祠亦日圯乃相與聚而謀新之以請於守道盛公盛公曰吾志也吾將表其治以風於東國於是捐糶鳩工順民欲而經始焉逾月落成堂故兩楹拓而四之故無廡左右翼之公是時蓋衛武抑戒之年矣仍如其疆仕時貌之制從新貌從舊志思也祠仍於范文正公祠之側明相埒也而揆公與文正吾

必以公爲難何也當孤鎮於專城當草創于坐理當
倅於守霄壤矣而民之祠之也同公何啻難乎上下
千古所與公似者惟有晉太保王休徵氏一人當是
時民歌之曰海沂之康賴有王祥海國不空別駕之
功夫以海沂重地安危係一別駕而所指以爲別駕
功在國不空耳公視鎮事三年垂橐以歸積羨金四
百置公署支經費推此志也寧復有剝民膏血空其
機杼以困此大小東者耶自太保而後至始興世始
大啓吾以爲公之淳德清節似太保而公之冢胤中
丞公似始興也公凡三子皆以制科爲聞人長公子

復七人並以文學顯以比于江左諸王芝蘭玉樹若
合符矣嗟乎天之報善人也以子孫民之報廉吏而
祀之也如其子孫世乃有謂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者
則何也公名某字某中丞公名某字某同與百姓建
是祠者某公某公也法得並書

甘肅建大司馬田公生祠記

甘肅於西北諸鎮最大外直玉門陽關通西域國萬
計內連秦隴朔方四面皆虜孤懸一徑如綫吉囊遺
孽分住套中結海瓦二酋爲邊患隆萬中許欵貢以
縻之然多不奉約束時闌入塞多殺掠歲戊子我師

不利失一副將軍 上震怒絕市賞問羣臣能制虜者廷議舉今大司馬田公 上命公以中丞往公至鎮訓師積粟二年而後用之每戰躬擐甲執枹鼓爲士卒先師武將士力而重之以謀用兵貴方略不責首虜故師出輒有功甘山之戰虜易我師深入出不意而敗斬首六百級南山之戰海酋陷伏中斬首亦六百級西川之戰海虜傾巢入寇遇覆而奔火發死者無算大酋殲馬松山之戰諸虜并力一舉圖報復公先發禦諸邊外未合而潰番夷之從虜者皆來歸涼州之戰公先得其間使誅之急發兵薄虜帳下斬

首七百級公在河西大捷五小捷數十驅虜千里外築邊城四百里列亭障至寧固鎮番涼莊浪之間烽燧不設郊堡不驚比於內地會樞臣虛位久 天子召公入本兵柄計公起備兵使者至大司馬加太子太傅在五歲之內每捷聞 天子出大官金錢賚公不可勝紀官其子至錦衣指揮使人不謂驟也公去鎮之明年方伯霍公偕六郡吏民將校建生祠祀公而問記於余余惟公之功非一鎮之功也頃者島夷外訐我盡徵天下兵而東虜實狡焉生心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公獨用一鎮士馬出塞屢破之禦諸

原又破之狡夷始知我中國之刃有餘地也我師始
張將吏思自奮于功名 天子亦藉以無西顧而一
意于東此其大功一大虜擗首內持兩端實借諸部
嘗我一鎮得志則望風麋起豈但失數十年伏戎之
利雲朔以南詎有寧宇公破虜積數千級築京觀而
封之西虜既遠塞大虜來互市者嚙指不敢驕夫公
明破西虜之膽陰奪大虜之氣是公罷欵以戰而以
戰維欵其波及諸鎮者公之餘也此其大功二西夏
與虜錯壤戎夏交捽也穹廬環堵相亂也非我破虜
則虜蹂我敗兵之氣沒世不復今虜不啻數敗死者

肉骸不收生者瘡痍未起不數年虜氣未復也而我
以數年生聚教訓厲其蠶氣可以犁而兵之亦可柔
而撫之撫之惠兵之武我之撫與剿皆有餘百世之
利也此其為大功三公有三大功皆不止在一鎮又
不獨在一時而鎮人獨安得專有之而專祠之邊人
之淳固也當其所愛百世不忘也虜即悍當其所畏
百世不敢近邛都健吏也虜不敢侮其像李廣一校
耳聞其名輒遠徙不近邊八公之草木順昌之旗幟
皆無當于軍實輒望走不旋踵者何也當其所畏也
是祠也公之像儼然在焉君子登是堂若聆謦欬稟

北海集
籌策也小人曰公猶在是乎復將衽席我也將吏如
奉白羽而執鞭弭不敢易紀律大酋名王猶凜凜金
戈鐵騎中辟易不敢視也公身在武部提衡九塞業
已戰勝於 朝廷而公之像在鎮邊人讐公餘威而
循其遺策亦且不戰而勝於邊鄙是公前日之勝一
而今日之勝兩也由此言之河西得公祠而重若雲
臺麟閣有公之容景鐘太常有公之伐則固不待祠
而重矣田公與先大夫同舉進士而余亦與霍公爲
同年友於其請謹執簡以書

矩室記

矩室者右侍郎退食處也在端揆堂之右室凡四楹
縱長而橫狹歲己亥余領是官增一檐北其戶而割
室中四分之一以益之中析而六室正方矣名之曰
矩室語曰臣執方矩者方也凡規從矩生故絜矩絜
矩者有矩而後可絜也窻凡二可以南可以北南牖
宜寒北牖宜暑歐陽永叔所稱曝茅簷之冬日披竹
簟之暑風此地實兼得之當其自公多暇穆若無營
披襟解帶流覽圖史亦復與古人何遠惟是時事漸
異推擇多不報欲言不入欲嘿不忍則無寧抽矢敢
納諸房而磨礪以須也顧安所得當而稱自牖仰視

榱桷俯視階塗以斯爲媿耳室外編竹爲籬斲木爲屏庭中花樹作曲欄護之對之蕭然足稱吏隱紫藤二株吳文定手植也螫龍怒虬天矯相攫殆百餘年物二栢樹不知所由植即未必棟隆之用亦自楚楚可憐藤與栢古色足相參而曲直不同體不宜並立於此李文饒有言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小人如藤蘿非附物則不能起欲以鏡流品別貞邪或有取於是後之來居是室者宜廣此意以贊佐其長不附人亦不爲人所附謾謾勁風其有以自立也有區別無已甚彼藤蘿者自榮自瘁因物以付而我無心焉是

即所謂矩矣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二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三

齊郡馮琦用韞著

傳

遠峰汪先生傳

尹孺人傳

青州守唐公傳

烈婦畢孺人傳

郭趙州傳

贊

王襄毅公像贊

少司徒王公平蠻督木贊

弘翁林老師告天圖贊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箴

養心齋箴

題跋

擬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

張泰亨疏草

紀別

傳

遠峰汪先生傳

遠峰先生浙之鄞縣人初諱鏜孫已去孫而獨以鏜
行字振宗遠峰其別號也汪之先越國公有功於歙
其子孫散居七十二灘間至元時名泰亨者始家於
鄞泰亨生仕芳仕芳生思溫思溫生公憲公憲生溶
溶生晁即先生父也以先生貴故稱贈公娶於丁丁
夫人有身夢雷電煜煜有光彷彿聞香氣屏帷間覺
而生先生生而穎秀異常兒贈公常拊之曰兒子必
亢吾宗年十四博涉傳記善爲文以戴記爲邑諸生

北海集 卷十三
鄞士故無爲戴記者有之自先生始陸康僖公孫文和者善相人擇壻以陸夫人來歸癸未贈公卒先生倚廬孺子泣朝夕上食哭極哀襄事無違禮丁未成進士改庶吉士先生爲諸生時已稱博雅能古文詞及讀中秘書益發憤脩業務在厚蓄而薄發所爲文盡去一時刻削擬倣之態春容平典發其所欲言而止己酉授編脩滿九載晉侍講壬戌擢諭德視南京翰林篆明年署南京國子監事甲子召還春坊是年典應天鄉試時孫公世芳爲副行孫公卒于事先先生旣經紀其喪而以一人庀簾內事總校多士及錄出

彬彬稱爾雅之文先生三分校禮闈以及是後所收多知名士其後多爲名公卿大夫云丙寅陞國子監祭酒其冬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己巳左遷南京太僕卿是年太夫人卒居喪一如贈公時辛未復爲南京工部右侍郎壬申召爲禮部左侍郎管國子監祭酒事先生凡三視國子監事留都士驕汰先生示之以禮而扶其泰甚者士畏而安之其在北監抑請託禁超驀清餼廩之乾沒者以給諸生頒五倫條約以訓迪之其科條後先如一轍焉癸酉 今上初御經筵先生以進講賜白金文綺已而陞左侍郎兼侍讀學

士佐部事克 兩朝實錄總裁官乙亥 穆宗世錄
成加實俸一級丁丑以吏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教
習庶吉士先生以爲國家儲士秘館士第爲藻績雖
工無益乃取丘氏大學衍義補令諸士程而閱之其
教指不煩期于明習故事令可施行而已是年 世
廟實錄成加禮部尚書兼學士賜予甚渥先生事
肅皇帝久史官所疑事皆以質先生又刪定皆出先
生筆燦然一代傳信之典先生之勞最著故恩禮特
厚焉戊寅以上 兩宮徽號恩贈二代如先生官方
是時先生已倦遊稱疾乞罷疏四上 上乃予致仕

給驛以歸賜鈔幣爲道里費先生天性長厚與物無
競寡言笑被服造次必以禮嘉靖中爲史官深居匿
聲跡得不見忌然亦始終無所回詘 穆皇帝在裕
邸推擇講讀官先生次當得之會留都翰林缺視篆
將以某往某祈留躋先生先生曰人臣效職何短長
而自擇乃請往起詞科三十餘年回翔兩京卿貳間
後進或先至八座先生顧處其下夷然不爲意言官
以浮語中先生 上固知先生端慎無他詔視事如
故先生再上章求去終不自明也士以此益稱先生
長者先生旣歸四明闔門不問外事喜讀書至老彌

篤居家恭儉有節度歲時伏臘享祀必虔撫宗族昆弟備至戊子歲大侵出積粟卹姻族姻族人各以親差等受粟遺書有司以緩徵蠲逋爲請鄉人賴以全活甚衆或以德先生先生謝無有此自出有司意耳其好爲德而避名類如此一日坐齋中見其鄉先士大夫若衣冠而揖之先生曰是殆迎我乎未幾病卒時年七十有七凡四子十一孫皆彬彬世其家者也馮子曰余從先生遊三年而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先生道廣大無能窺其際要以言不譁衆行不詭俗仕不爲容退不爲名蓋不言而躬行退然無營於世者

也史稱黃叔度言論風旨無所表見而徒以澄不清撓不濁爲漢諸賢冠余於先生亦云

尹孺人傳

尹孺人者御史中丞孫公配也中丞公娶於李再娶於葛俱早亡乃諧孺人孺人父煌母柳氏歸中丞公時生十有七年端重閑內則性至孝事舅姑皆得其權太夫人嚴正持家政甚肅孺人以和婉承之每食必躬脩具以進祝太夫人加七箸則色喜衣微垢躬湔濯而進之太夫人善病飲藥必先嘗之每之母家必稟命不踰宿而返曰不忍姑獨在堂也太夫人所

親愛亦親愛之色有所欲與即推以與之太夫人左右侍者未嘗不接以溫詞即僕婢有不善未嘗當太夫人前有諍語曰有姑在吾不敢專也自母家返必拜于庭太夫人意有所不可必長跪受訓詞孺人一曰不侍側則太夫人不歡中丞公自爲大行侍御及今官官長安者十五年孺人常留侍太夫人中丞公居常不勝翩翩陟屺之感每奉使過里中依依膝下不能去太夫人不謂善也曰孰有食君之祿而晏然里舍者乎促孺人與中丞公俱行至京邸孺人必先返返必囑其媵曰吾不能一日離姑以是違夫子如

皆返則執執巾櫛以從如皆從則誰代夫子養者吾獨歸耳汝留善事夫子蓋孺人三入京邸而三返最後遂不復出太夫人病甚孺人食不甘寢不寐衣不解帶者浹旬旣沒而哀毀踰禮若將以身從之居再朞而卒蓋猶以痛太夫人瘠而死也孺人善居室喜施予其於族黨周給尤厚宗人待以舉火者數十家兄弟貧不能自立孺人斥簪珥給耕具代輸官租稅曰我實有兄弟忍使向他人求活耶嘗買二僕其父業受直持之而泣孺人曰使我得僕而使人父子相失不忍爲也即以還之亦不取直其仁心爲質皆此

類每與中丞公語通曉大義中丞公未嘗不稱善中丞公立朝按部聲績卓然孺人內助居多孺人既卒中丞公誓不復娶論次其事屬余爲傳余蓋讀史而有感于鮑女宗之事也鮑蘇仕衛而女宗留事姑其言曰婦人執麻枲治繭絲以事夫子潔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豈以專夫室之愛爲善哉世之紛紛也人已寵辱相形也惡其使余往也又惡人有余之功夫必將自有之則何適不妬乎若夫以身事姑以人事夫子視人之有如已有之士大夫克斯志也政事立議論省朝廷靜矣余故傳之以附于古上臣之義

青州守唐公傳

唐公維城字邦翰閩莆陽人別號兩峰其先出荆南宋貞肅公介後也轉徙入閩家莆之龜塘勝國時遠祖廉以人材辟中書舍人祖懋有隱德徙居城東父時雍累官別駕所至以清謹稱公生而穎異長博涉經史攻聲律爲人慈愛和易不立城府貌若不勝衣與人語惟恐傷之嘉靖辛酉以尚書薦于鄉明年島夷陷興化郡公方上春官罷歸城潰之夕率家人夜縋東山畢盡而後下實傷幾廢期年病良已乙丑成進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典真州課稅丁卯權蕪湖關

課多竒羨號為利藪公規度定稅以徵解屬邑令曰以是相叅也當事者不獨處脂膏無疑自潤矣公性耿介持身凜若霜雪人語及利端即面頰義形于色在郎署兩典利權秋毫無所染人稱其廉稍遷尚書郎辛未出守吾青為政務寬大詢百姓疾苦躬自循拊之平反冤獄以數百計見罪人被三木為之泣涕不得已始行法焉其無大罪即鞭朴不妄施也下車適大旱禱雨雨輒應是秋有年嘉禾同穎稷麥有五岐者會有詔開膠萊河公以為工大難遽就令百姓棄耕桑執畚鍤徒勞費亡益力陳其不可青郡故

不養馬有建白青郡當養馬如濟南公抗言青邊海斥鹵無所供牧畜民實瘠矣馬安得肥且濟以西賦輕當養馬青以東以不養馬故賦稍重今復益之是重困也至欲投劾去事皆得寢郡租稅三十餘萬徵收吏或稍為低昂公請準輕重為權置衡府庭令民自兌而輸之胥吏不敢近方岳善其法檄州郡著為令時議急催科執以課吏殿最公以賦不中程停勒常轉公終不為易曰杼軸空矣民不堪命寧使守一人坐之政暇進諸生講業程秭識拔無虛士正身率物士亦彬彬慕效以名檢自愛百姓化之幾于無訟

公府閒寂如學舍云乙亥秋公寢疾郡人玉帛走望皇皇如急父母州縣集邸舍候起居一夕隕星府治櫪馬皆驚趨而視公已屬纊矣公既卒百姓哀號罷市入弔公布衾襲牀無異黔婁士民爲治喪歸葬夾道焚楮帛哭奠相屬不絕公夫人鄭氏婉淑有至性先公數月卒郡人德公作公夫人主于郡堂後春秋無廢祀焉歲丁丑先君歸自雲中夢公持玉環授之曰以是爲而子寤而舉子名之曰環明日夢公復來謂先君曰吾爲郡神且滿舉公以代期以某日故以環聘公先君漫應曰諾遂病下血斗餘日忽忽與公

對語公趣之急先君曰有老母在身未敢以許人也公曰若爾則與我環先君從几上取授之子環暴卒先君霍然病已嗚呼異哉耳目之外所不敢知要以生而爲德于茲土以死勤事沒爲明神亦其理也余爲童子時與鍾給諫皆受知於公公試士余方治裝將從先君于京師公敞扉以待曰不得兩生無庸試也使人趣召余余至乃闔扉試已給諫與余皆高等進而與之語温温如家人盖嘗讀宋史至韓魏公以蘓轍病爲展試期歎古人憐才至此然亦由魏公德望重而子由才足以副之假令今時有之異議蜂起

矣以公識拔兩生視魏公心豈異耶古人薄感恩重知己獨於紀述即知己不敢徇公歿二十年而青郡人思之比于召伯官二千石五年家如寒士也居不數畝跡其終始可謂清惠矣

烈婦畢孺人傳

畢孺人者故太史王公象節配也父曰昌祖大司空亨爲成弘間名臣孺人笄而歸太史太史以壬辰進士試庶吉士第一聲籍甚孺人從于京師居二年諸吉士當授官政府相與計士先器識器識無如王生即復以王生第一授翰林檢討太史性廉靜恂恂自

下居常謝造請下帷讀書孺人操女工夫婦相對攻苦食澹晏如也歲乙未太史兄斗亦登第攜家來京師而太孺人留里中孺人語太史曰伯與妣偕來姑且倚門望子與子歸乎謀以省覲行行有日而太史病寒不汗醫診之曰是陽證而陰脉法當死孺人微聞之即取筮鑰昇妣氏妣氏愕不受孺人曰吾匍匐救病者且不給其暇理此乎每夜焚香祝天祈代太史死祝一言泣數行下聞太史呻吟嚙臂刺骨以分其痛則謂其妣曰與嫂同歸王氏十年夫子不幸無子息病且篤嫂肯以次子亮爲夫子後夫子死且不

憾妣曰敬諾則攜亮至太史前曰無憂無子今有子矣太史矐目視之已復語太史太孺人在千里外獨不能忍須臾耶伏而泣仆不能起蓋孺人已不食數日矣太史疾革屬續孺人不勝痛則復謂妣曰伯與妣幸憫我以子子我我在也則亮屬我我不在寧復爲我嗣耶妣曰爲爾子終屬爾耳孺人哭且謝潛入室距戶自經死時乙未四月廿五日辰刻也頃之復蘇心蠕蠕動吐血數升畀以藥拒不內醫視之息猶屬也腸已斷矣次日太史蓋棺乃絕距其生二十有三年矣事聞 詔嘉其節烈命所司諭祭表其閭

馮子曰死生亦大矣自古女子以身殉夫大略至痛結于心又計畫亡復之感概一時死不旋踵者也我躬不有遑恤我後故爲死計者不復顧其後而爲生計即不能死畢孺人七日不食接纆以從太史於地下烈矣乃若立嗣子以奉其祀從容顧盼而後死比之于臣忠臣而能爲良臣者耶死且復生生一日復死古所謂死乃可忍沒而猶視豈虛也彼其正理正氣適去適來造物者亦直聽之嗚呼異矣

郭趙州傳

郭之先蓋六安人始祖諱用者從 高皇帝渡江有

功彭蠡之戰 帝馬中流矢以所乘馬掖 帝以升
帝解所佩弓韉賜之拜昭信校尉已而分隸楚王遂
就武昌家焉凡數世皆以朴茂長厚至老死不遷業
其習爲儒自趙州始趙州諱某字子德少而開敏有
識度昂上而豐下喜讀書從塾師遊家貧不能具脰
脯師約同舍生以暮夜講經公無與焉公入舍取所
誦書見一燈熒熒師儼然坐爲同舍生陳說甚悉皆
向所未嘗聞者歎曰傷哉貧也師乃不以我爲弟子
則潛而出旦日辭歸悉橐中市書伏而讀之無何補
博士弟子關中三石喬公得公文大奇之時時召與

語楚諸生乃更向慕公去其師從公遊公曰吾以貧
棄于師不能復棄諸弟子諸弟子卒多爲聞人已酉
舉于鄉再上春官不第乃謁選得河南杞縣學博抵
官之明日而師五之難作自歸德一晝夜破考城柘
城違杞三十里而軍邑令某股栗欲遁去公正色曰
公受專城臨難而去之謂王命何即爲令畫城守事
甚具令曰然則修城乎公曰烏有去賊三十里而始
委土者乎令富人出木板補城隙處而登陴焉令壯
士手劍當門曰有不一意固守而敢竄逸者斬以徇
賊偵知有備遷延引去城竟以全御史列上其狀銓

部李公擬非次擢之而會李邁難事遂已遷四川威遠令以母憂去官服闋補廬之舒城公精察有幹略自操三尺無所事吏胥諸椽數十人欲困公則相率投牒去六曹盡空公踞坐笑曰若屬盡欲高尚甚善令何忍不相成趣召諸史署牒諸椽度無奈何則因丞簿囚服謝罪公曰我固知諸椽僞也各以次受笞竟三歲不敢爲奸一儒生計傾其兄其父加懲焉則糾諸儒生闕于堂公曰弟訟兄子抗父朋友不相責而相助爲不善朝廷建此堂何爲者也諸儒生長跪謝不敢復譁時民間苦養馬一歲責一駒奸民以藥

飼馬馬速肥已而遽瘠以斃又非行賄不得收公乃白御史是不獨苦民且苦馬不如勿養馬而以其費輸官便御史聞于朝著爲令於是江北諸州縣不復苦養馬矣景藩之國諸大吏徵屬邑金爲供張民大擾屬邑或緣以爲利公僅約藏中贖鍰以應坐是失上官旨已而有詔覈因景藩爲利者大半得罪去而公乃更以不擾薦云舒故無城會有倭警公始營爲城令笞罪以下皆得以磚贖磚積如丘積灰積穀皆不煩民而辦城且成而會有趙州之擢趙人習驍悍挾騎射白晝掠殺人公下車即申法令定約束周道

爲長垣以備羣盜出入與非常孔道有墻自公始治郡九月用前令舒城時中忌者脩却罷官以歸公舉兩丈夫子曰某某居常教其子以砥礪節行爲務曰吾束髮自脩以不能調敗官然士固有志終不欲爾微巧爲遇合正以成吾志耳長君以戊子偕計吏詣公車次君爲太史聲名出一時詞臣之右二子皆在輦轂下公忽貽書曰釋氏謂身不淨無不壞理我旣生且老何嫌病且死乎爲兩君處道里費手自緘識寄之端坐以瞑得年七十有一家世子女具誌狀中太史氏曰語云天下無害無所施才信然哉 肅皇

帝時天下不無事矣郭公以校官用一時決策當方張之寇其爲令若守治城垣皆不煩官帑爲百姓計久遠假令當一隊一面其功伐可勝道哉今天下所憂與 肅皇帝時正等虜以形倭以聲而士大夫已凜凜嗟乎安得如公數百輩置天下郡縣有之即又恐終以郡縣老悲夫

贊

王襄毅公像贊

惟嶽降神我公奮跡大略淵回英姿山立籌策帷幄
勳勩疆場名在華夷功存廟祏憶在先朝威靈烜赫

北漢書 卷十三
黠虜款關請封獻譯發言盈庭惟公決策五餌五利
就我羈勒名王旣馴罪人斯得鯨鯢是翦鴟鴞永格
執賚稱臣比于藩國庭有貢馬邊有飛檄民樂耕耘
兵省主客我之賜予月以千百我之生聚歲以萬億
以彼易此我亦何惜使公而在兵豈脫籍使公而在
虜豈橫索以後失計疑前石畫今之議者無乃太刻
我瞻公像神采如昔素髮飄蕭雄風烏奕公神在天
時遊沙磧隱隱雲中如覩矛戟手挽天河靜銷鋒鏑
康國比民與天無極

少司徒王公平蠻督木贊

江左諸王肇自始興奕世衣冠被于雲仍新城之盛
逾六十載天祚明德表于東海桓桓太僕萬夫之傑
牂牁金筑分符弭節匪茹羿蠻翳匿窮藪雖則癘疥
寧容稂莠 天子命之信我天誅懸師萬里載馳載
驅乃誓乃師以剷以宥潤草膏原凶渠泥首乃任其
上乃人其人不遺一鏃掃氛息塵三殿聿新惟棟惟
榱公再受命載渴載饑神之瘁矣綏此遐方力之殫
矣爲 天子堂國有大蒸以死勤事天眷忠貞永錫
不匱厥年不永餘慶則延子孫保之千百斯年

江長信埋輪小像贊

山有虎難櫻而易避也城有狐難克而無足畏也狐
 附虎虎依城社則不可制也豸冠者誰驄馬使也而
 狀嶷嶷而馬駸駸其氣厲也矯如鷹隼當秋而鷲也
 如霆如雷屏陰翳也古之所擊虎而冠今之所擊貂
 而寺也吁嗟乎埋輪古何難今何易也主也聖臣也
 直吾以論其世也

弘翁林老師焚香告天圖贊

朝衣被被委佩陸離其帶則垂其容委蛇若將舒而
 祁祁若有穆而深惟淒兮似秋意將朝而獻規温兮
 似春其得請而怡不可與天知則必不為此焚香而

告者誰古則清獻今則吾師於戲噫嘻

箴

養心齋箴

宰制六合子臨萬姓則惟人主總衆職而操其柄運
 量百體裁決庶政則惟天君總五官而宣其令夫以
 四海奉一人以一身奉一心彼人欲其何物奉此心
 以相徇與物交引與接為構生于心而害于政克于
 前而滋于後一私方起衆欲交來伏寇在側蠹我靈
 臺馳騁則蕩心之馬麴蘖則導欲之媒諧媚則蓄奸
 之舍聲色則兆亂之胎故聖王宅平而執中養安而

守素無有作輟無有佚豫無以嗜慾滑天和無以嬉遊傷王度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無以柔曼傾意而輕喜無以骨鯁逆耳而輕怒我聞王道惟在謹獨欲觀隱顯之機請察魚沼之潛伏我聞君心惟在所養欲觀操舍之理請驗山木之消長一令之違勿謂可反誤不盈方寸其流已海寓之遠一念之私勿謂何害判不越幾希其究乃聖狂之界故曰意不並銳事不兩隆嗜欲深則天機淺已私退則道德豐敬勝怠則吉怠勝敬則凶以心導耳目謂之聖以耳目導心謂之庸嗚呼精一授舜祇台贊禹心問擬于 高皇心

箴註于 世祖惟聖德之純茂及前皇之踵武躋聖敬于九圍紹絕學于千古

題跋

擬 御製重刻古文真寶

古文真寶二十卷載秦漢以來諸文大略詞旨簡明不詭于道而政理民風燦然可披而覩也言無論淺深蘄于近理文無論遠近蘄于適用苟裨理道雖蘄莛工瞽猶將寶之而况體沿前哲事存往跡者乎惜其微有挂漏未稱全書是用躬自省覽補其未備乃若編中文體代不相襲微獨世次使然當亦上所嚮

服下所漸染殊路耳由好成習由習成俗歷覽前帙
曷云異旃爰訂斯文用示向往使摛詞者遠紹大雅
挽彼流風化成俗善萃此芳華施于有政同文之教
式有助焉

張泰亨疏草

泰亨爲給諫封事凡二十餘上大略孤立行一意未
嘗伺人顏色隨人口吻持重不輕發遇事度無肯言
者乃始草奏上之及泰亨之疏出人人當其所欲言
則競錄其牘而藏之蓋余登朝十五年見士大夫明
能見事強能持之不激不隨不匿情不近名如泰亨

者未兩見也泰亨旣出爲叅知言者皆謂泰亨行能
高可大任不宜置之外僚主爵乃移泰亨入佐冏政
命旣下士大夫皆訢訢焉而余猶記送泰亨時執手
相戀相戒斤斤語以涉世之難與夫保終之不易泰
亨旣別去乃復思向語泰亨者固未旣耳夫射者不
以善息一發不中則百發廢余向所以語泰亨止此
矣泰亨不見作室者乎當其始鳩工聚材天下未測
吾所欲爲一鎮其薨欲加尺寸亦不可得故如射則
欲善息如室則忌早鎮何者名不可多取而欲善亡
厭也蓋士各有量極其所能受而止如韓琦范仲淹

司馬光呂誨其聲名皆自諫院起以致光贊大政垂則來裔而後四君子之量始極近世士大夫亦有爲臺諫錚錚有聲至其晚節末路逡巡脂韋爲天下笑此以餅壘之器欲多取于造物故溢而敗耳泰亨屹然有執遇事能見本末故知爲彼不爲此田畫語鄒浩曰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敢爲泰亨誦之

紀別

癸巳春泰亨以中丞飭江防視樓船下瀨之師戒行甚亟過余言別語次相誠也泰亨之言曰子家宦于朝四世矣士大夫中稱世講者十人而四同鄉曲及

它所往還者十人而六凡詞臣多賓客有稱譽皆敗道也愛爲憎端譽爲毀端子其戒之余再拜受教余爲文贈泰亨者再未嘗不規泰亨泰亨與余別者三聞藥石之言一而已始知泰亨知我愛我而且恨其不早相告語至臨別始發也往時世用敬承略及此意而不如泰亨之直切余與諸兄弟別未嘗不求益得一語未嘗不日夕戒也及其漸遠漸忘又復浸尋漸漬不自覺坐無勇與無恒耳一切世緣膠膠擾擾擾則不斷斷即無擾我能不嚮誰則貿之我能不迎誰則就之非能使人保汝而不能使人無保汝也沉

冥吏隱彼爲何人塵容俗狀此爲何事遠輸古人近愧良友夫多言而數當不如其寡也數動而數有益不如其無損也有譽無毀不如毀譽兩忘有是無非不如避而出是非外也凡天下事嘗苦多精神嘗苦少以日少當日多未有不爲身害者即不獨應酬一事多記損心多語傷氣形太用則勞神太用則竭夫惟清心省事可以自保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請日三復於茲言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三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四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表

翰林院修撰蓮塘王公墓表

理卿許東張公墓表

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雙松韓公暨

配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墓表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表

協守遼陽副總兵南橋傅公墓表

贈淑人李節婦張氏墓表

勅封徐太孺人墓表

故承務郎翰林修撰蓮塘王公墓表

太史王公臥病京邸不佞數過訊之輒謝不見一日
使使來招余余索騎而往見公于榻前相勞苦如平
生則謂余曰向不敢以褻見長者意病且愈復相見
今見公止于此矣敢以墓上片石累公余錯愕未能
應公曰病甚不復多語公必許我無困我遂泣下喉
咯咯有聲余俯而應曰諾涕漸漸承睫莫能仰視則
趨而出越五日而公卒時萬曆辛卯二月廿六也嗟
乎當其時一諾不忍出於口今安忍執筆爲此文乎
度終不可以已則取李侍御所爲狀稍論次之公名

庭謨字敬卿別號蓮塘陝西華州人也其先本營平人祖伯牙者官觀察副使謫監華州課稅遂家焉八世而至封公以太學生授學博舉四子長庭詩任湖廣布政使仲卽公叔庭諫爲諸生名甚著季庭諭與公同舉進士關西衣冠之盛一時無與儷而長公官膳部郎翁受封如其官母楊爲宜人云公生而敦敏少如成人一切玩好無所嗜喜讀書又不喜近代書好先秦兩漢之言弱冠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以廷對第三人賜進士及第授翰林院編修閉關下帷大畧如諸生明年更直史館時奉詔有撰述多美麗之文

壬午以元子生被勅命授階文林郎奉御書諭諸侯王便道省覲歸子舍十五日而膳部翁歿公踊而哭曰安用子爲以三年別而見止十五日乎哀毀過禮杖而後起旣葬構一室于華山之麓與其弟居焉讀禮之暇盡發篋中古人書伏而誦之已而庭諭亦卒公旦夕哭其父冢下小憇書舍則憶其弟復哭而返體駸駸病矣已亥服闋復授原官丙戌分校禮闈所賞識多知名士卽所置亦評騭其瑕瑜而次第之是年與修大明會典丁亥以書成陞修撰賜金幣病不能廷謝予告以歸庚寅還闕下尋見推擇爲經筵

講官公髯而豐下修幹闊步儀觀甚偉少能飲酒不復問升斗自丁亥病遂止不復飲而體日益癯血不華色所知皆望而憂之而公讀書吟咏自如也余嘗規之曰公所由病讀書飲酒兩端能止酒不能無讀書病何由愈公謝曰固也性不能廢書廢書則亦病病等耳無寧讀書辛卯元日病大作暴下如注臥榻兩月病垂絕歎曰生不能報明主死不能見老母三罪也夫其配東孺人泣于榻下而瘳絕公張目曰汝善自愛吾以老母兩弱子爲託汝豈以一痛易沒身之託哉遂瞑時年三十八矣公有至性奉母孝事

兄如嚴師弟死而無子以其子子之子復死携所遺女入京師視之如其子焉請告時會大旱流民死者枕藉於路公盡散先世所積穀以周之而出俸金掩其齧曰吾力不能給若棺姑無使爲鴟鳶食耳生平操行修潔慷慨有大志與人處坦夷真致不爲熾趨小文率心所安而語無匿心亦無溢詞其爲文法司馬子長詩法杜少陵規撫大率類其叔祖槐野先生而於前輩中所服膺者無如洹上崔公以爲士要以意誠爲主肇悅雖工無益也留意當世之務人物臧否以及邊防國計井井有條貫校累朝訓錄見沿

革利弊先臣所建今可施行者輒手自記籍之雖未及施用然可謂有其意矣余向與公同直史館居又相近始終十餘年未嘗見其妄語每相對使人懷抱傾竭卒之日詞林諸君皆爲太息流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諒哉今天下游道日廣煦嫗取下相爲引重而真意蔑如也斯道也將亡矣余之私痛不惟公乃次第其行事爲表曰是惟故太史王公之墓家世子女具蕭太史所爲誌中故不載

大理卿許東張公墓表

公諱鹵字召和河南之儀封人世有聞者其最顯爲

光祿公諱某生某是爲公父公幼警敏受知于其鄉先正後渠崔公銑浚川王公廷相年二十一舉鄉試凡數上春官不第名日益高至己未成進士除婺源高平二邑令乙丑以治行異等徵拜禮科給事中累遷兵科都給事中聲籍甚庚午晉太常寺少卿辛未遷右通政是年九月拜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撫浙江以思母雷太恭人棄官歸戊寅詔守舊秩撫保定論功加右副都御史陞大理寺卿坐不能事當路左遷南京太常寺卿乞休歸凡再薦起不果用而稱考終命乃其磊砢大節執德不回言論風采動天下

則雖不用猶用雖死猶不死也公性英毅慷慨多大畧持論侃侃無所避初入爲諫議大夫卽論罷附權倖者二人朝論服其強正值 穆宗踐祚公請勤視朝泣經筵廣顧問以隆新政 上嘉納之 今上甫六齡公引 累朝立東宮故事以請已復上言僕御左右勢易親情易浹事易習言易入引覃吉懷安事奏慎選內臣給事 東邸當是時塞上多事浮議蜩起論者請遣大臣巡邊公疏言責任在已則易成鈐制多則相委兵備不足攝以巡撫巡撫不足攝以總督總督不足攝以巡邊事有難者則互相觀望互相

滯格耳以是不果遣宦官孟冲以內降有所罪公極言 祖宗家法輔臣無不與聞之政法司無不詳讞之刑中旨可邀置廷尉何爲疏入衆爲公危之 上知公忠讜不罪也內江相請更管制公已見推爲奉常命未下一日猶草疏極言其不可或勸公已遷官矣願少異公曰未拜命則猶諫官也疏入竟從公議管制皆如故自銀臺擢中丞三領節鉞在金陵殲叛卒馬應祥在河道獲妖人王後溪在保定修三關險阨數百里保障功爲多大璫馮保在公部中乞公爲建坊公不許以爲勞百姓力媚士大夫尚不可况內

璫耶保目攝之而未發也江陵公每與公談膝輒前
席既別與公約事可否具以書相聞公每書來報書
曰公不言是以待他人者待僕也雖然亦無以待僕
者待他人也其相向慕如此公益自發舒引當否無
所詘有所薦進及論刺皆獨行其意不阿相君旨久
之漸不能平嗾言官論公左遷南京太常卿以去嗟
乎言之難也當其抵掌促膝自以爲極知無所不傾
竭一語疑而千百語皆疑矣公既罷凡來與相君語
者皆視眉宇頌功德結相君驩又五年江陵公卒向
之爲正言者久擯田野無復爲持平論而數年中視

眉宇頌功德者皆操戈爲難首用自解免嗟乎言之
難與聽言用人之難也張公雖以戇罷然始終孤立
行一意尋未必直而尺寸無所枉吾以爲公所直者
大何必穹階乃稱尊貴哉公喜讀古人書邃于理學
言動師薛文清輯薛子名言以自程則其立朝立身
剛正自持非獨氣勝蓋見理也公先後分校禮闈舉
士六十人半爲名公卿而山陰王相公用讜正事
明主以道進退世比之王范兩文正蓋得其師之風
烈云先大夫宗伯亦公戊辰所舉士不佞以通家末
學數侍公識其大者表諸墓道之石生卒年月子女

具誌中不具載

明累贈通議大夫山西按察司按察使雙松韓公暨配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墓表

中丞撫遼左期年會封倭之議起中丞持不可坐他事免既入關望親舍而喜曰今日乃得長在太淑人膝下而其兄叅政亦上章乞終養以歸居二年太淑人卒叅政泣血爲太淑人狀而中丞持以詣余曰向先公之沒壤而封之未及表諸墓今太淑人悼棄兩孤將合葬於荆山之麓敢以文累子余手其牘而泣兩君得請奉太淑人且二年而余歸侍先君三日耳

其忍操鉛槧以書兩君固以請夫世之思不朽其親亦如余乎則何敢辭按狀公姓韓氏諱某字守正別號雙松主人父曰某公早卒母曰袁太孺人公博極羣書喜談名理一時知名士皆以公爲師以明經遊太學倦而歸侍袁太孺人者十五年周人之急不以亡爲解有田千畝歲入常不給或勸之仕笑曰吾不問千金產乃以五斗米離母膝下哉博士杜君爲閭右所持公率諸儒生力白其寃狀事尋得解里人誦其義性恬曠不喜聞人過間從布衣飲有道人短長輒以大白浮之初長孫生公侍母讌甚歡飲數斗遂

病病且死撫叅政中丞而泣曰吾以奉爾大母故不
仕一旦先朝露垂白之母哭而思我卽死有餘痛爾
輩其勉卒大業以慰爾大母且慰我遂卒時隆慶己
巳六月十二日也公沒三十年而督學使者徐公采
公評祀公於鄉賢祠鄉人高其行誼益久而彌著云
公初娶於聶賢有士行早卒繼娶安太淑人叅政中
丞安之自出也公既不問家人生產太淑人操內政
佐諸子篝燈費公沒而家更以羸奉姑甚備每旦躬
上食拭七箸以進姑勞之曰婦老且休矣太淑人謝
不敢曰夫子之志也姑卒率諸子營葬事自初喪至

卒哭無違禮存拊諸猶子如其子曰姑實念之以此
志余慕焉叅政中丞相繼舉進士時上俸錢皆以給
娣姒之貧者而自奉蔬食布衣泊如也歲乙未孫汴
卒婦胡以身爲殉太淑人哭之哀至廢寢食病數日
以萬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初中丞官工部
主事詔贈公承德郎工部主事前母聶贈安人母安
封太安人中丞遷戶部郎中叅知爲太原守中丞以
按察使備兵塞上每課最輒受制詞貴其父母公積
贈官至按察使而聶太安人與太淑人皆至今稱蓋
凡四錫命云子三人長萃善陝西布政使司右叅政

娶仇氏封孺人累贈恭人次明善太醫院吏目娶徐氏繼娶鄒氏先太淑人卒次取善巡撫遼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娶聶氏封淑人女四人孫男七人潛國子生沛灃汴泳汪淦孫女十八人曾孫女四人詳具誌中淄川自田生而下經學稱最盛以公經明行修假令遇合于時或庶幾公孫洋洋之對而竟以太學終夫抱竒而思用其未足亦人情也才可自展階可自致而不忍一日離慈母之養豈不稱純孝哉公旣沒太淑人奉其姑如公在中丞策倭事爲國蒼蔡叅政踐歷价藩漸向崇鉅而兄弟解組以歸奉太淑

人其於忠孝可謂兼之詩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韓氏之不匱公錫類也夫余謹表諸貞石曰是明太學生贈按察使韓公及太安人聶氏太淑人安氏之墓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表

漢人之言曰文吏習爲欺謾而廉吏清在一已此兩者並譏而廉吏遂見誚於世夫吏第患不廉誠廉何獨在一已也余蓋觀之棘亭王公云公諱允武字殿邦性警敏有執內行淳備多大畧弱冠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以明經入太學比謁選試亦高等除判江

西南康郡南康土瘠多奸民賦不以時輸而間通諸豪猾吏獻金錢爲壽稍假借顏色輒譟諍爭持吏長短而賦益逋公于職當治賦則戒門下卽有私謁弗爲通行金者徘徊觀望久之相顧錯愕曰無以故事恩王公公第爲條列新故緩急期而遣之及期無敢後者益不踰年而賦畢輸部使者爲上功次最得璽書褒予云會內地有倭亂徵狼兵討之狼兵故獷悍又以急徵益暴桀所過椎剽自恣莫敢問度行次至南康郡人洶洶則以公攝郡符公謂郡人無懼吾已爲檄檄之矣軍及境而遣人喻其帥曰以爾數千里

越險遠赴公家之急誠勞苦顧兵所當孔道脯資餼牽竭矣行有齎居有送無違者若安得縱士卒無賴目耽耽攫人都市與倭何異帥素憚公威名稍歛戢公亦預戒屬邑爲治具比至犒廩均徑南康無敢譁伍郡故多盜瀕湖設洊船不數里一置敝則以直付主者繕治守備某私郡所輸直而以繕治請公持不可則以廢格譖公中丞初稍惑之公持益力中丞不能奪已復悉公廉直而多其不撓卒褒公治行爲江右第一居無何而直指徐公行部至饒以公從饒萬安令某以腹削爲機兵所訟他讞者入令賂匿諸腹

削狀而當訟者重罪法當遣持甚急兵遂叛盡甲而馳徐公方倉卒曰趣召王別駕來諸亂卒聞公至咸相戒勿動王公不寃我前讞者懼得罪夜詣公幸勿爲異爲吾屬地公不應竟案治一二戎首并治令衆心帖帖饒始解嚴徐公念非公莫寧萬安者則以公署萬安公治萬安六月以考最還郡萬安父老子弟扳援叫呼請借我王君無他徒不可得則相與尸祝歌舞之公業奏最復移鎮景德董陶景德故宜陶然亦苦陶故事諸所給上供費率中貴人領之直不能半給而豪長者又多窟穴其間造淫巧賂遺中貴人

而取分焉故諸窰戶生日蹙公至一切謝絕景德以蘇頌之公以他事適饒而浮梁尉某巡徼至鎮縱徼卒爲暴民不堪命羣聚鼓噪圍尉尉亡匿公署中方窘迫時而公適還鎮片言慰諭民皆散去其素行信于人當大事不動聲色轉危爲安多此類在鎮歲餘擢兩淮鹽副使司利藪淮又隩區當南北都會稱陸海或勸公曷以其餘自爲計公正色折之視事甫月餘而中丞鄆來視鹽政鄆自負政府私人視淮猶外府也而巨商某者出沒淮南北因緣爲奸利有年矣聞相客鄆來操金將逆之公聞趣收捕發其陰重罪

竟論如法鄢至無所得大恚且目攝公曰是實溢我
比公遷傳慶藩以去猶嗷嗷不置嗾所厚善御史某
劾公老疾落公職公歸再閱歲以疾卒卒之歲鄢某
以賄政敗又三十年而公子中丞持節鉞鎮宣府爲
時名臣當公罷官時橐中蕭然衣布素行里中畝不
拓宅不益邑人同時宦游者僅一再任則已建甲第
飲食器用鮮好見公落落如故相與誹笑之以爲無
能更十餘年故甲第皆圯壞子孫負販于市而公之
世始大啟蓋於是知有天道焉公以監胄平進無所
繫援而所至治辦有聲夷兵悍卒俛首帖耳不敢動

此可以聲色取辦一時乎亦惟素行潔清使其心服
耳由此觀之所謂清在一已者是耶非耶若乃敝衣
羸馬斤斤自將而當死生利害之交張皇囁嚅不能
出一語此乃可謂在一已矣嗟乎悲哉世有廉未必
才而有才或反以佐其不廉聞公之風亦可少愧哉
家世子女姻戚具誌狀不具論第表其大節如此

協守遼陽副總兵傅公墓表

公諱廷勲字世臣別號南橋世爲遼陽蓋州人始祖
恭讓戍邊恭讓生旺旺生祥祥生景調戍廣寧以捕
虜賜爵一級景生釗鏞鏞以大中丞節填撫中州

爲時名臣釗生佐卽公父也多斬獲功累官指揮僉事卒而公代爲百戶旣受事奮六世之烈思以功名自見束髮從大將軍戰濫蒲河斬首虜陞副千戶以指揮僉事復從大將軍拒虜清河堡先登所部卒斬首二十九級陞指揮使復捕虜果力箇等功最于是都御史御史皆上章言其可用狀得 旨陞義州備禦時匈奴大入塞而公當虜所入道麾兵疾戰矢貫其股左輪朱殷公戰益力還殿其明年陞五軍營坐營歷南北羽林諸軍佐遊擊叅將凡三年而所訓練士馬以數千計大司馬念居庸重地而兵與將不相

得難其人已而曰無以易廷勲則調公以原秩視關事久之以註誤落職還義州中丞魏公張公憐其才以爲中軍領標下兵歷遊擊將軍嶮山叅將修守備營城塞旦莫不休竟以病會虜入瀋陽公乃力疾復視事爲三覆待之虜至伏發破之事聞詔以副總兵協守遼陽公遂謝病不任告歸歸五年卒公爲將拊循士卒與同甘苦建營室千楹居之亡一切剝削脂潤之習三軍皆樂爲之用性恭謹遇鄉人士皆折節禮下之喜施予貧者衣服櫜櫛多所周給亦以此附焉史氏曰今天下幾偃革獨遼左一隅用兵三陲晏

然而軍實不豫且軍士苦暴露將莫之省憂其何以
勸傳將軍身典軍搴旗者數矣不矜其壯節而誠信
愛士慈仁著行伍間大得人和忠之屬也足以一戰
假令閩以外皆務附士如傳將軍者其功伐亦可勝
道哉余蓋有感於傳將軍故爲之表使後有聞焉子
女姻屬語在誌中

贈淑人李節婦墓表

婦人而立節者往往當其家中葉或以死或以僅存
或中微而後乃昌大則有幸有不幸焉彼自盛年迄
於白首所歷皆悼心摧骨形影相吊之境卽幸而有

賢子孫躬食其報則已春秋高耳目視聽衰僅乃見
之或遂有不及見者嗟乎節固若是苦耶張淑人者
李贈君繼古配也歸贈君八年舉一子一女而贈君
卒淑人悲絕而蘇心口自語也從逝者則孰與育生
者乃強活而拊二孤李故以賢雄邑中贈君沒家漸
索歲復不登幾無以給朝夕外侮狎至索賦者日譁
於門淑人脫簪珥給之茹苦操作十餘年而孤始成
立是爲封君棟棟舉二子曰雲龍化龍化龍卽今司
馬君女歸殷孝廉煉淑人因命兩孫從殷生受易每
雞鳴淑人篝燈而績呼兩孫起讀書未幾皆補弟子

員而司馬君迄成進士爲世名臣司馬君初仕爲嵩
縣令淑人就養卽中時時教司馬君爲政尚寬大省
刑獄務得百姓之和司馬君受教惟謹治成擢爲郎
以考績過家省淑人而會學使者以淑人節行聞於
上有詔表其閭士女聚觀艷羨之淑人獨俯而泣我
以夫子故徼寵靈至此而夫子墓木拱矣淑人少而
困比司馬君起家淑人已老司馬君以御史中丞撫
遼左用破虜功 天子驟貴之至貳卿予三世誥命
而淑人卒已數年蓋自古明智婦人往往當其子孫
爰未燥時識其家興廢以俟後如左券守節者則不

然痛憤之極生死不自知何知興廢當淑人脫簪珥
給吏卒時豈復知有今日哉夫知其後且昌而爲節
者易耳不知而爲節者此真無所爲而爲者也節立
矣後始昌大而身已老或遂不及見嗟乎節固若是
其苦耶語曰士窮見節義當天下無事梯榮席厚不
知何人一旦有緩急死事成事以濟艱難者皆節士
也代終之義畧同一揆不幸而不濟與禍偕終幸而
濟爲家國福始而未必其身享之也要以窮不極節
義不見倘亦天成之耶作李節婦墓表

勅封徐太孺人墓表

徐太孺人卒而子叅伯君持選郎余君狀爲余泣曰傷乎太孺人之卽窀穸三紀矣而虛阡之貞石弗表也孤也不穀亡足以道敷德美抑選郎言而衷敢請子表諸墓道蓋余以叅伯君同籍士習知太孺人云太孺人故徐女而育于蔣以蔣甥也先是鳳橋公有元配周繼室以蔣曰蔣孺人太孺人嘗逮事蔣孺人于未笄時歡甚忘其爲徐出也已太孺人復歸于史則娣事蔣孺人復歡甚忘其匹已也太孺人雖起諸姬而以里中望族位諸姬上蔣孺人歿而當室以開敏佐鳳橋公內政鳳橋公故高貲食客嘗滿太孺人

爲主中饋滌灑肴核惟稱以此賓客日益稱譽之太孺人旣操家秉諸姬無不娣事太孺人者而太孺人未嘗以寵故豪諸姬撫諸子表褒袞如已出亡異視頃之鳳橋公謁選得南鴻臚郎且行以家屬太孺人太孺人則立召諸臧獲授約束以豐約稽田入以子母稽錙緡以版籍稽賦稅井如也已治旁舍爲塾命二子繼振繼宸就外傅身率女以德以工力勤不輟曰歎之家而主不自織耶歲時伏臘禴祭于先祠二子攝衣冠成禮醑而召父老子弟餽神之餘曰母以爾父宦遊廢祭享禮袒免而下至於里閭以乏請鮮

不黽勉應折閱則出其券焚之曰吾家所不足者非財柰何以錙兩之故令我君子困於義也及鳳橋公歸問家政益治大喜謂非若誰寬我於官者復睹諸子玉立庭下愈益喜謂非若誰錫我胤者亡何鳳橋公歿太孺人哀毀幾絕二子引衣裾泣曰孤不天以及父抑父所以卽瞑九原者獨以母在耳而母重自傷若藐諸孤何太孺人始收淚撫諸子久之爲二子廢箸以居已謂兒子輩已知學不得復問家人產乃命叅伯君負笈如吳中叅伯君以是折節彊學有聲尋第讀中秘書再歲授給諫以兩宮恩封太孺人旣

拜命前爲壽太孺人愀然不樂曰天子以汝故錫及未亡人則旣逾涯矣顧而父以一經遺汝豈其僅以一命賁泉下之爲寵惟是不失身以不辱親以不負國兒勉之叅伯君拜受教會朝議以省臣分閱九塞廷臣以爲寵太孺人力誠叅伯君以造物忌多取叅伯君得無行已叅伯君敷歷中外太孺人數寓書卽中勉以初服以故所至有聲績至叅知行省太孺人歿時年七十有四矣歿之日呼諸兒女前吾相女父以式穀興女家能無媿女父者吾目瞑矣諸兒女請告誠曰不記女父平日語卽讀書樂爲善最樂創業

難守成尤難餘無可言里中聞之皆太息非是母安
 得有是子乎表曰談儒行者多訕貨殖而史稱人富
 則仁義附跡其取予權稱施于有政可也此丈夫之
 所難而况于笄幃乎雞鳴之婦不愛解佩以相夫子
 于義聖人采以風焉婦清以財衛其貞淑至感天子
 築懷清之臺蓋其重也太孺人起諸姬身不越閫言
 不踰闔為娣則宜其君攝主則宜其家為母則宜其
 子守天之聚以施于宜六行具矣叅伯君貴而有令
 名實以太孺人顯而太孺人不獨以子顯是乃所以
 以子顯者也生歿世系具狀誌中不論

北海集
卷十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五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志銘

贈建極殿大學士心護許公暨配汪太夫人合
 葬墓志銘

封中大夫光祿寺卿松庵臧公墓志銘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紹岡傅公暨配劉

太恭人合葬墓志銘

大理寺卿龍池張公墓志銘

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樂天張公墓志銘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公墓志銘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山劉公暨配邢
安人合葬墓志銘

贈建極殿大學士心護許公暨配汪太夫人合
葬墓志銘

上御極之十四年大學士新安許公以一品滿三載
上嘉之晉少傅廕子予三代誥命公疏辭以無功
不敢厚受賞 上卽念臣在事久而臣之父母未葬
或量與卹典賜臣歸而奉丘隴死且不朽有詔勿辭
其特予父母祭葬視一品階而命公之中子中書立
功乘傳代往襄事焉公乃再疏言臣辭賞請卹今得
卹併受賞是市賈之道而臣不忍爲也謹昧死固辭
上重嘉公有讓乃許辭誥廕明年會典成於是卒

贈公父心護公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建極殿
大學士再贈母汪氏一品夫人某叅侍帷幄伏見
天子恩禮輔臣德意甚盛而少傅三命滋益恭君臣
之際皆不宜無紀而少傅以先公狀來請銘則何敢
辭按狀公諱鈇字德威心護其號也其先出唐睢陽
公有儒公者避難之歛遂世爲歛人曾祖仕聰祖鑑
父汝賢世有隱德以少傅貴鑑汝賢贈官皆如公配
皆一品夫人公汝賢配汪夫人出也少育于外氏病
不能受書長而爲廢箸依季父季父謂公有心計而
謹厚可任一切倚辦公貲用大饒公雖游于賈人而

時時竊覽傳記多所解悟季父任俠多交歡士大夫
書記問報屬公爲辭辭多嫺美人以爲有南陽氏之
雍容焉季父無子以公同母弟鈇爲子晚乃生子金
已而客死公致其喪歸撫金甚厚盡出橐中裝還之
鈇後惑譖者言訟金非真季父子弗勝恚而死鈇同
產謂是以金而死相與謀釋憾于金公開說萬端至
於泣涕事以故得已或說金曰孺子寧知若父橐中
裝數耶世固有佐饗而不嘗者乎金又惑之以質公
公輒予貲再質再復予里中人皆爲扼腕謂公彼搆
公匿季父貲公卽亡愛貲奈何亡愛名公終不自明

也曰我不忍負季父寧使金也負我於是公之產漸落然自喜爲德益甚諸母及外氏皆衣食公公始終共養不衰有兩弟而弱不任事數以官逋累公公傾貲爲之未嘗以有無辭收責於吳見責家盡貧反而不致一人曰吾竄人也知茹荼之苦不能施而忍責報哉晚年病盲猶杖而與族人會食于宗宗人皆嚴事之時口占爲小詩屢空晏如也闈內外事則盡委之汪夫人汪夫人者諱富英父處士顯母黃媪始歸公則傾奩佐公資出賈賈或數年不歸而夫人獨身操井臼以上事舅姑下拊三庶弟皆得其心簪珥盡

則忍饑夜作寒燈四壁蕭然也蓋少傅生七年而心護公始歸識其子又若干年而公所依季父友山公卒夫人始從公稍食於賈而少傅學始成矣會又以家難盡亡其產於是夫人又益困時時率諸婦舐糠飲水於僦居一室之中而終不令公見也養黃媪及其姊終身沒皆厚葬之此貧家富施婦人士行於人情尤難者故少傅每涕泣爲余言其母尤悲云公卒於嘉靖辛酉九月十日距生弘治丙辰十一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六夫人卒嘉靖壬戌九月二十一日距生弘治乙卯十二月二十三日年六十有八子二

人長沂娶汪氏次國卽少傅娶汪氏封夫人孫五人
立身立綱立德立功立言孫女四人曾孫男六人曾
孫女七人公夫人沒之後少傅始成進士歷五贈至
今階先是有巫下神言謂少傅公當貴而兩尊人不
及見夫人獨深信之比少傅舉鄉試第一旦晚望祿
養矣公夫人竟不果待如巫言豈固有數耶余嘗觀
前史稱計然之策七用其五治越越以治輒棄去脫
身游變化有概故足術也乃許公躬見治生之難而
一再推其貲予人無所靳此其能聚能散其度有過
人者汪夫人旣佐其勤苦於家而少傅且用其土苴

以爲天下於是乎許公所就業絃遠矣是宜銘銘曰
睢陽烈烈未竟其業乃祀百世載貽之哲我徵於公
元碑在封舖勲啜積蘊隆崇崇儒冠而賈賈以市義
芘我本根以及子弟懸其虛囊責言則償罔色于市
罔闕于牆折券棄責以行其德誰則拮据室家之力
數之云奇薄享厚施是生良弼霖雨於時一命而偃
再命而僂匪曰予庸曰予父母藹藹孝思 天子成
之翼翼新阡司空營之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勒此銘
詩九原可作

封中大夫光祿寺卿松庵臧公墓志銘

余初官京師則理軒臧公守光祿卿與余有忘年之
契臧公持中丞節出撫中州中州人服其威惠而遽
請告歸以奉其尊人松庵公五年而松庵公卒使使
來徵銘余不識松庵公識其子若孫世有懿德能其
官以是徵松庵公賢謹按狀而志之公諱節字介夫
松庵其別號也世居海上瑯琊臺祖智公始徙閭右
生襄以明經初授京衛叅軍文無害遷同知定州累
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娶王氏繼娶劉氏俱贈淑人繼
娶陸氏皆有子長卽公王出也次符次策公生七日
而王淑人卒少不好弄稍長醇信有度而定州公方

困諸生不問家人業以微察公才且性孝友甫就塾
受學未卒業卽奪去使治產而使仲學云公忻然身
當操作什一之息以佐耕鬻力而入程口而出無浮
錙銖謹課傭保治田圃雜作以休定州公定州公旣
用起家叅軍歷定州歲時薦葦樹蓄所餘以佐邸費
給其乏歲以爲率間者臘矣且不及於辛盤以爲定
州累自蹙蹙策蹇往聚沙渡冰上手盡皸瘃而從省
定州官舍踐更之民以遺問者却之更倍以進公變
色叱曰夫固以我辭寡而受多者乎大人何嘗染一
錢於是邦而未聞乎速持去母巖我後定州公謝政

歸力作之入以內佐家外佐定州而兀兀窮年僅給朝夕矣定州公且念公一身而當勞苦令蚤自異則田宅僮僕器用取苟具率以美腴遺仲叔而朝夕奉定州公及淑人歡率自請供不欲卒卒過仲叔恩乃公比定州公劉淑人相繼卒哀毀如禮以治大事然率自取具不以問仲叔以仲儒生叔少不治事也往歲邑大徭役計戶口受事非桀猾奸諛子弟莫能往治而公亦緩帶者耳盡爲兩弟任稱負所責傾囊貲償之不稱償則鬻產第以足家稍稍落公故弗意也或謂君不自爲計耶卽爲兩弟足矣公應曰吾生不

有富貴在命乎吾安能秦越其家之一體人而求富人居爲且吾見亦興矣未幾中丞上春官領乙丑南宮得宿松令宿松不足治已又移太湖而公誠謂中丞爾所無忝爾祖奕世業惟是清白吏耳其就太湖養則候人授途餐餽悉出囊金以償謂此帑金民出也奈何以老人故辱父老子弟爲至中丞以治行入次選郎其就郎舍養則曰趨還里耳以茲襁褓業佐爾京邸如爾祖故事庶幾其秉心滌慮以稱報塞者里居杜門一切巽謝雜田間人絕無所請問邑子梗楊大夫之獄請以百金爲壽郡大夫東海太守之屬

請以數百金爲壽以介於地道公笑曰吾故吾也吾不以踐更人墜定州聲老矣更改其初服取重尚書郎耶其人慚謝而去始一郤金而成定州繼再郤金而成中丞公少未習讀書然動合大義萬石君家篤行長者天性如此矣蓋公自少至老勤儉清恭如一日六十三而杖於鄉用執醕禮稱賓越數年而以太湖令貴貴稱太湖令又數年而以司勳郎貴貴稱司勳郎又數年而貴以中大夫稱光祿卿天寵蓋三錫焉謙謙偃偻卽諸族姓里巷諸幼子弟必謹下之母孀尤篤於貧困者常行過市都門客纍纍困苦於邑

狀心竊憐訊之則賈人以盜罄其緡錢無歸矣公就謂第毋憂吾麩麥餘若干緡在抵以與之此當公窘困時事及貴而封矣夜盜林木者獲之蒲伏謝衆請致於理公曰吾不忍其貧也此庸得已而爲之與之廩粟數秉而去族黨人有急者時時分廩周之歲以爲常公雖儉約而好施予雖輕財不惜其用而不妄取人雖不爲城府而不能爲脂韋鄉曲行卽聞人言不軌於道理輒掩耳走不可犯以非禮方弱壯時里中少年羣飲襍集都肆公獨危坐正襟不動則衆盡目攝之曰此夫錚錚者也然竟無以奪公嗚呼此豈

偶合者耶公卽起於農有士行矣公生於弘治某年月日卒於萬曆某年月日得年九十有二葬於某地用中丞光祿貴配孟氏焦氏俱贈淑人子男二長惟一巡撫河南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娶常氏封淑人次惟幾太醫院吏目娶王氏繼娶張氏孫男五長爾用恩生娶庠生王瀾清女次爾勸戶部主事娶山西叅政高密王耆卿女次爾令爾壽爾偕俱幼孫女四長適陝西苑馬寺卿張惟範男允承次適真定府同知王任甫男化貞三字江西按察司副使丁養靜男耀斗四字庠生臺和夫男允大曾孫一嗣德聘庠生張

之貞女曾孫女一許河南杞縣知縣安丘馬伯光男某於是誌之而銘銘曰士也而農以成爾公其德乃豐農也而士以成爾子以延其祉爾祉旣延爾行旣完人以官爲家而公以家爲官嗚呼其難

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紹岡傅公暨配劉太恭人合葬墓志銘

誥贈中憲大夫大理寺右少卿姓傅氏諱舜字汝華別號紹岡誥封太恭人姓劉氏諱秀貞兩人者今少司寇致仕傅公孟春之翁若媪也司寇少孤不詳其父詳其母中憲翁雖不長於世居恒振人之急引義

慷慨里父老多能道之者乃亦僅傳其概當司寇稍長知推尋父事太恭人亦稍稍爲言泣而識之竟亦弗能詳也司寇每爲人語及輒自悲安有生而不一識其父者乎司寇向以御史視畿輔學政持大體不阿權貴人指稱名御史家君在固安侍御薦之于朝稱門下士惟不佞亦時得謁則手一狀授余曰將謀所以藏也余遂不能辭按狀翁生弘治乙丑四月十八日卒嘉靖己丑八月某日僅二十有五年爾司寇生纔半期又三十六年而成進士度翁之卒以至于司寇成進士以至于今六十餘年中間拮据成立多

太恭人之力嗚呼亦足悲也聞翁固羸善病少負奇弱冠讀書有聲顧連弗售父母憐愛慰止之遂息而事親乃勤身服勞未嘗一日怠翁家次當主里中役父母憐其病弗任役翁顧趣行役於是當轉輸則又行轉輸同輸某者中路得疾歸翁爲經紀其半比竣役囊有羨貲仍挈其半還之人曰無爲無厚羸也乎曰是沒吾勞也其介然陳義多如此至於樹德軫乏愛由親始急人不返顧綽有餘焉族小弱弟者爲悍僕居間田里多漏籍稅更溢籍翁廉知之輒爲按錄其籍得不廢母舅漆爲宗黨所構常挺身赴之舅賴

得解免諸所賑窮周乏未可更僕數嗚呼如翁之勤
勤則亦不自知其年之止此而世相傳道若此也則
亦可謂之死不倦者矣太恭人仁心爲質大類翁居
平行事翁卒後養老撫孤大事克舉教司寇成進士
未嘗以愛克比司寇歷官所至時時諭令自愛寧寬
恤寧多活人初翁之沒也二十餘年家中落翁父又
以族子故代輸逋租意殊不憚太恭人勤力勞心脫
簪珥時甘毳曲得其歡壬子喪姑漆孺人再期又喪
其舅終事無違司寇之初成進士也上書言臣母二
十一守志於今三十六年年五十有七於旌格應下

禮官議報可於是司寇跪而觴太恭人太恭人乃更
泫然曰吾爲報泉下人豈圖兒曹徽榮遇若此誠
聖恩隆重兒不知吾艱難辛苦中嘗歷獨何心能破
顏一觴也嗚呼聞斯言又足悲矣初太恭人就養於
光祿之邸庚辰春南還至儀真疾作抵湖口執孫鉞
手欸欸而卒時五月二十一日也司寇時奉命操江
亦至儀真計聞奔而至會於城下蓋越月云太恭人
生正德乙巳五月八日得年七十有二先是巳丑九
月塋中憲翁於烟霞之山首庚趾甲至是辛丑二月
二日奉太恭人祔焉禮也翁初於 穆廟之二年得

恩贈文林郎直隸常州府推官已又贈浙江道監察御史今上大婚禮成又得今贈官劉自奉詔表爲節婦亦三命而稱太恭人其沒也又得並予祭嗚呼亦盛矣於此見中憲爲不亡仁者憐之知者榮之天之報施乃于其世吾獨悲司寇之志也翁父曰青岡翁諱成母卽漆孺人太恭人父世瞻母席氏子一卽孟春刑部右侍郎娶廖氏封孺人贈恭人繼胡氏封恭人女一仲貞適來蘓劉孟仲三十三孀居有母節孫男四人長鉉娶吳氏次釗娶吳氏繼胡氏鉉釗俱邑諸生次鈞娶文氏次鈇國子生娶劉氏繼胡氏孫

女三人長菊貞適庠生敖僊次常貞適庠生王子叔俱廖出次金貞胡出字陳御史邦科子曾孫長慶鉉子甘鈞子聘陳主事良材女曾孫女潔貞始太恭人未貴時有伴來告中野有聲呱呱急往視之則其族人之棄也襁而收之其人覺旋自取育今其女且嫁有子能感念欷歔於太恭人亦若其自出云嗚呼是可以藏矣銘曰樞仕在唐始家清江傳七生雱爲宋功郎四世及寬乃居石岐子棻來丞載徙珠湖郡乘實云環湖而居又十三傳偉洪孔川惟高惟曾崇聖生成世載隱德彬彬文學父成母漆君之自出來蘓

北海集 卷五
于儷長沙裔孫父曰世瞻母席孺人夫婦媿德深心
備福胡縣匪特胡耕匪獲夫也不長有閔其光婦能
其室載其令名持躬惟謹育子之閔念彼懷人涕零
如膏謂爾能子爾宜謹識孰知爾父是修是積數年
勤施其澤到今惟其深心無遠無垠皇皇寵命既顧
既臨藏此銘言以昭子孫

大理寺卿龍池張公墓志銘

廷尉公少從塾師遊師夢大神與語而授公秩也於
是公少而著聲諸生間乙卯舉於鄉丙辰成進士歷
戶部兵部尚書郎擢開封府尹公之爲開封潔廉疆

力不事權貴人權貴人銜之久之乃遷備兵靖邊晉
山西叅政江西山西藩臬使以貴人故率皆用秩遷
又久之乃拜都御史巡撫順天再撫甘肅也尋守大
理寺卿貴重矣遂謝病去益公于近世功名之際稱
完節篤行君子云公爲人廉治有大節任事多遠略
郎兵部時屬蒲州楊襄毅公爲尚書每諸郎前白事
顧獨目屬公謂是夫足當大任以故擢開封公治開
封首褫隸人不籍名者累千人晨起坐堂皇剖決立
就狡胥無所緣爲奸郡故饒財賦賦所有奇羨吏初
不知公則前白是故事以佐公需公怒令笞之悉附

簿入歲會中邑令進贖鍰公笑曰乃公無用爲也去
悉徙實庾廩有大盜譁于獄閩兵來赴援者匝墻外
日瞑睥睨不敢動公起手劍而入曰敢後者死衆擁
入盜皆伏誅初靜邊議貢市文武吏多不廉察失虜
心不者以漢財物啖虜恣從之名曰羈縻公至立畫
機宜卽市權充市賞不至費縣官一金事聞歲賜金
有差而諸邊時方事虜顧虜至輒憂芻粟公憤悉摘
發乾沒者于法邊庫悉清虜之盟也議者謂吾且以
其暇修守備乃盟日久備日益弛卽功令與斬首虜
同功多用虛文相冒無實者公所築鎮邊新障百二

十里蓋至今稱雄邊起學宮親爲邊人師帥彬彬比
內地嘗試謂假令公居今時備邊顧亦如所爲虛文
爲政者不也治晉田賦卽無論晉以無逋負所條官
會之議置積受輸諸轉置惟隸役任歲省富民數十
萬計至今天下郡縣效其法則公嘗爲之也蓋公獨
用實心故所舉利便率世世利天下稱便按察豫章
取訟師訊得其主名數十人捕治之訟事衰息再治
晉爲方伯屬有鑄錢之役公曰是將與民爲政不可
急急則銅騰踊耳授民以柄條具八事絮爲令所鼓
鑄文質周郭大行矣順天外備邊內撫三輔公爲悉

裁抑諸不急費歲省征徭累十二萬已悉取積逋盡
白蠲之三輔民大蘇會虜炒蠻寇古北口遣裨將李
如楨等擊破之獲首虜捷聞詔賜白金文綺東虜土
蠻以五萬騎犯遼有詔赴援部裨將楊粟等擊破之
捷聞再賜白金文綺益爵一級而公亦以是威震諸
虜間虜以十萬衆欲窺薊偵薊有備逡巡不敢入移
攻遼公則又赴援遼再破之又再賜白金文綺而戚
將軍繼光時爲大將軍守薊公所與議兵間同異輒
瞋目諍不下已而公策中將軍則穆然心折也始入
守大理卿宣甫廷尉與比部御史臺共執法耳何知

形迹論不當者輒反數月所計弊登中者千餘牘大
辟囚以羅織下獄者全活甚衆夫世稱敦篤重厚之
儒自守有之至涉世不能見功業臨以小威勢磬折
不自勝公平居恂恂不越規範馴篤長者也當封疆
飭法制興利便所至成累世業夫樹功業必於篤厚
老成也信矣公之在開封屬新鄭方貴所示風旨藩
臬大夫皆風靡公獨持不下有扶溝令爲新鄭黨所
愬新鄭持重怒待之公力白其無他卒之新鄭無以
奪公然公秩滿以治行高第久乃使守邊以靖邊數
中虜新鄭意也又久之江陵相貴倨甚公無所詘江

陵目攝之或謂公宜遜謝公曰吾不能徒步勤造請若廷尉湯也遂謝病歸惟真忠厚乃能真正直如公可謂兼之矣公爲人嚴重孝友與人交無城府然非公事不一見縣大夫仕宦三十年無異寒素異母弟幼一歲而中憲公沒公悉析腴產付之蓋天性然公名夢鯉字汝化號龍池中憲公則公父贈副使公者也公生于嘉靖十二年六月十五日未時卒于萬曆二十五年四月二十八日丑時享年六十有五配宮氏累封恭人子四人長嗣誠官南戶部主事娶訓導李祖植女嗣謨選貢生娶紀善李縉女嗣誼邑諸生

旣廩娶運同趙炯女嗣諒邑諸生娶都御史孫旬女女二長適進士陳憲子諸生訥次適左都督戚繼光子安國孫子二應龍聘御史左之宜女嗣誠出應某聘諸生李燦女嗣誼出

封奉政大夫戶部郎中樂天張公墓志銘

封奉政大夫樂天張公卒于家其子觀察君泣而告余曰祭之豐不如養之薄也吾歸而承歡者七年今而後歲時伏臘不知其一饗否也卽欲依稀言笑如侍膝下時可得耶嗟乎人子爲親何厭之有翁年已大耄親見其子鼎貴 天子三錫命老且病而父子

相依者數年觀察猶索欵于養祭而較其豐嗇余誦其言未嘗不涕下沾衣也按狀翁諱某字大化樂天其別號也世爲高苑人六世祖仲安生從禮從禮生士舉士舉生紀紀生勲勲生天敘是爲翁父皆隱於田間以孝弟世其家公生而穎異治經術多解悟十八補弟子員試輒高等名籍甚比邑學者爭延致爲師當是時翁家貧藉修脯以養兩尊人然時時念兩尊人春秋高諸季力田作苦對客輒泣數行下一日大風雪心動宿舂糧而返寒噤幾不自全抵舍則突中無烟已經日矣出所携糗糒跪而奉之父子兄弟

坐寒灰中相弔已而相慰也居數年名日益起弟子益進供奉漸豐饒而兩尊人相繼捐館舍公哀毀備禮旦暮上食如平時則輒泣曰何由得風雪夜歸父子坐寒灰中時乎已乃經紀諸季家爲娶婦治室廬田畝而後取產之最下者以居公旣不得志觀察生漸長風氣日上口授以書自少至長未嘗就外傳旦暮幾其成立閔閔如望歲焉癸卯觀察舉于鄉明年成進士授濟源令奉翁就養居三月御柴車以歸曰子能約已憂百姓卽吾志遂矣若以爲養則不如居田間適也觀察政成課最擢戶部主事郎中又輒最

天子輒以其官官之觀察守太原以乘傳入觀鐫六秩爲真定理官是時入觀者皆借驛符而太原守孤直無援獨舉坐翁聞之亦不爲意也久之以平陽守擢副臬備兵潁州用才任要劇調陽和虜酋擗力克新受封事多更端觀察拮据不遺餘力諸賢王當戶奉約束惟謹 天子三出帑金勞之塞上日間無事則上章乞歸養 天子惻然許之公方病聞觀察歸霍然病已侍左右凡七年時病時已居常謂太宜人始吾以經術授諸生足以一第而竟困厄顧何知以孺子貴孺子業已許國 天子憐而使侍吾兩人

此非常恩也已復相與咨嗟吾老矣獨一子侍膝下與白髮老人相依爲命吾顧影未嘗不自驚以天之福得見一孫卽死不恨矣癸巳四月孫鈇生又二年而公卒公性耿介行誼純備初爲士貧不妄受人一錢及以長公貴角巾布袍卒遇之不知其貴也宗族待公舉火者若而人待公以婚以葬者若而人里中有緩急輒就公貸緡錢或久不能償折券棄責無所問鄉人皆稱爲長者觀察馭歷中外具文武材畧大抵皆奉公餘教乃其躡而復起受鎖鑰之任而歸奉庭闈之養父子相守晚復見孫則天之所以報施善

人而昌大其世也翁卒于萬曆二十三年正月十三日距其生正德五年正月初三日得年八十有六配某氏端惠有令德封宜人子一卽觀察公修吉娶王崇儒女早卒繼室以高氏庠生相女也女二一適樂毅一適李芳春孫男一鈇聘韓中丞取善女孫女二一適庠生劉光一許聘石有聲以其月某日墓于縣之西原銘曰誰謂力田而不及豐誰謂積學而不及躬爾躬弗庸逍遙繩樞宛彼絳帷爲多士模克孝克友德其庶而式穀爾子亦其似而桓桓觀察爲國禦侮峩峩豸冠綵衣而舞子之能臣臣而能子貽厥孫

謀芝蘭嗣起厥德旣臧厥後旣昌鬱彼高封流慶未央

通議大夫湖廣按察使慶川麻公墓志銘

吾師慶川先生卒于沔陽益期年而其子走狀來請銘嗚呼吾何忍銘吾師乎憶己丑秋師卧病長安邸中二三子奉寢興侍湯藥握手家人語宛宛如昨而今真已矣以吾師澹泊寡營不宜客死卽死無寧于二三子之手也嗟乎悲哉吾何忍銘吾師乎夫事師者無僞辭謹按實而志之師姓麻氏諱永吉字伯貞別號慶川先生先世舊爲慶之環邑人勝國時有節

制靈武蕭關者今其地猶有麻公塚云入本朝始徙家慶曰天壽曰二曰榮曰得林曰彪蓋五傳而爲贈中憲大夫王恭人則先生父若母也大夫恭人初艱子踰四十始孕孕期年而生先生七歲就外傳授春秋十六補博士弟子員乙卯舉於鄉又十年成進士讀中秘書已授侍御史蓋二年當 穆廟龍興之元年受命視鹽政於吳越間剔蠹釐弊老吏無敢欺國課足而商不困戊辰哭其父旣除服遂不出假休沐家居無何復哭其母先後又七年而當 今上之二年乃以故秩起家當是時 上冲齡接羣臣之日新

奄保自以狡愎得居間欲有所陰陽會又江陵新貴用事事每授指相左右外廷囁嚅不敢言而會南中奄有被酒椰榆傷省臣者先生曰今中人勢將起吾以摧其鋒卽具疏廷列狀幾獲重罪王襄毅公力爲之地猶奪祿一年乙亥奉命按視京營會虜入遼陽塞卽實封白狀而相入對虜不足慮業解去矣卽復出謂先生先生顧謝曰 上居深宮何從知邊事永吉言官也有所聞不敢不以質對相默然奄保欲置諸路織造監先生具疏力持之得止而又會劉御史臺者逮詔獄將從重訊先生奮然曰劉死言路塞矣

卽具疏引唐子方事爭甚力是時救劉御史章亡慮
數十大抵且救且詈之而陰爲相誦功德獨先生無
撓辭丙子奉命按齊魯甫入境卽按論屬墨吏孫鳳
鳴者孫又相私人急謀得內徙而露章會且至倉卒
不及爲地卒下廷尉驗狀論如律其冬讞囚是時吏
事尚嚴急率用擊斷爲聲決死囚或多至百人先生
獨不妄論曰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報入相大恚竟
用姑息爲民奪俸一級已而出知潞安府潞宗多悍
用勢武畧人不得則假官府脅之因持官府短長必
謁其私乃有司亦稍稍侵其歲鏹之美而持益悍先

生爲賦其廩如期而給之諸宗人踴躍相謂幸歲鏹
倍常時卒亦不敢謁其私郡豪某者宗姻也介勢橫
行里中有司側目無如何先生至繩以法潞安稅餘
漏籍者動溢額萬乃按籍更不及額先生一切報罷
其當額者一切無漏籍於是民蘇而國課更倍先生
旣用失貴人意居六年不調卽引病乞休疏入而貴
人病且死乃復卽其地擢臬副治晉陽晉陽當孔道
往來徑是者資糧屢不勝供也乃亦不無奸黷先
生旣用治郡時習其地其地旣亦習先生授事肅然
歲省置傳錢以數萬計居晉陽又三年歲乙酉稍遷

北漢集 卷十五 三
叅藩值歲侵先生主賑躬自循拊之明年又侵會先生入賀力請之大農又得賑故比年再侵再不爲災先生居晉中凡九年其去也行李蕭然如始至之日潞所出綿綺衣襲天下先生曰吾終不以地所出尺寸遺子孫屬吏某持家集呈公啓函而白金在焉公盛怒已而愀然憐之封還而切責之曰吾不受餽且不欲使人知也其操行潔清不務聲名類如此遷川南觀察使竟爲睚眦者所中假不宜其地議更調先生遂引歸諸中丞直指行部過者爭勸駕先生居久之起補湖廣觀察使先生旣以潔直寡諧于俗視諸

少年善事者旣已得善地捷躡去居不能無悒悒當再起家遘卑濕重遲之疾遂臥長安邸中六月乃愈之官半年而卒沔陽地卑濕故卒以其初疾嗚呼痛哉先生生嘉靖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卒萬曆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得年五十八父中憲翁諱直初封文林郎後贈中憲大夫母王亦初封太孺人後贈恭人配陳氏阜城縣簿陳公貞烈楊孺人女也亦初封孺人後封恭人子五周娶某嘉娶某僖娶某俱郡博士弟子彭與澍尚幼女三長字某次字某次字某孫男五惟敬惟中惟敏惟誼惟簡孫女一先生終身不置

姬妾子若孫皆陳之自出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信然哉當麻先生爲侍御任高節斷斷不肯下持方柄納圓鑿其不合固當及時事改革向之立同異忤貴近者皆歷階而升身都華要先生所如落落以至于死夫仕固有巧有拙就拙宦之中又自有巧拙焉先生官三十年而歿之日家無餘財其廉不以成行其抗直不以立名閎深博大無能窺其際要其立意制行可謂真矣是宜銘銘曰法以廉介以嚴風采嶽嶽深以潛朱絃玉壺惟公兼驄馬矯矯爲民瞻齊魯晉楚公所監霜風膏雨被里閭藩臬回翔

何久淹沉冥吏隱居以恬世所重者健與箝莫邪爲鈍鉛刀銛日入虞泉迫于崦誰其承之孫與男千秋萬歲符斯占

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海山劉公暨配邢安人合葬墓志銘

故江西觀察副使劉公卒于家其子茂才君徵余銘余束髮與茂才友相善間謁公公天下長者也即徵茂才之請余故宜識之按狀公諱一孚字貞甫別號海山先世棗強人洪武初高祖贊始徙益都贊生亮亮生昱昱以青年受冠服僮有節槩昱生相即公

北海集 卷十五 三十七
父也賈而儒行不喜爲機利事有隱君子之風娶于李而生公公生七歲從林先生受句讀林先生器之每受書至丙夜不休年十六爲郡諸生又二年邢安人來歸是時公家壁立邢安人紡績佐公讀書歲壬子舉于鄉己未成進士試事吏部進士謁選郎俯首卑下已甚公獨平視不爲屈選郎曰是嶽嶽且爲強項吏宜苦以壯縣即以公爲富順令富順於蜀稱最劇公爲治持大體不苛小亡赫赫名然事皆辦治百姓便安之比邑貴人某家居通賓客禮甚貴倨邑大夫來見多折辱之公獨不往及入覲適貴人者爲政

乃調公儀封令會河決歲大侵公築隄防蠲租稅食困窮掩柴骼惠聲流聞鄰邑或惰窳不任兩臺輒屬公攝治之甲子遷順天府推官以贈公憂歸服除遷戶部山西司主事監兌江西事先期而集考最 詔贈父相戶部主事封母李太安人又幾年遷福建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當是時公登第二十年矣逾再考不得調所知或謂公一謁要人藉子公力可立得所欲公曰吾以不妄謁人故至此不欲中道自更易詩有之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招之不往而又求之客休矣願勿復言蓋太宰踈庵王公舊令儀封而嚴公

北漢集 卷一五
寅所亦以舊富順令皆欲交驩公公常謝之王公擬
公權關稅公不欲以膏脂自潤辭不受也丙子擢四
川布政司叅議即之任邢安人卒公喜寬大僮僕無
所督責安人持內政井井事務綜覈家人皆外樂公
之寬而內憚安人安人卒繼室以石氏公居常念邢
安人不置也更二年解組以歸居家十餘年病暑不
能語遂卒公性坦率喜飲酒面嘗頰與人語似嬉似
莊無少長皆禮遇之居家孝友有兩弟皆取給於公
三黨之戚賴公舉火久更以易而狎之至反唇或坐
門下而詬公持杯笑如弗聞仕宦三十年所如落落

不合同時第者皆至大官後來或居其上公不爲意
仕人皆指公爲拙公亦自謂吾性拙不能逢世拓落
故當至其當事操持耿介不撓不折亦自其樸直得
之嘉靖中倭內訌言官論諸督臣侵匿兵餉有旨以
其子孫屬吏更數十年貲產皆盡無以償公爲郎官
請於大司農疏列之釋亡辜數百人西南夷構事相
殺傷建昌使者議舉兵誅之公以爲夷爭殺自其天
性故當以戎索縻之不足煩中國發兵行誅建昌使
者戰失利投劾去乃爲飛語中公公亦坐免然川中
縉紳皆以公議爲是嗚呼此亦拙者之效乎蓋古者

卿大夫行能各當其官如農之有畔非有軼世之才不敢踰繩墨後世人競所未至馳騁而起如驅駿馬走名都旦暮有程不中程怏怏不能靜至于沉默惟魯之倫相與誹笑以爲亡能夫長孺積薪安仁拙宦拙則拙矣吾以徵其品也銘曰世錚錚而若無名世兢兢而若無營廉吏之久也而若家無贏此今所謂遲鈍而古所謂沉冥豈其卿豈其卿

馮琢庵先生北海卷十五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六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志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岱宇石公墓志銘

朝議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毅庵馬公暨

配恭人韓氏合葬墓志銘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叅議敬亭耿公暨配

安人巴氏合葬墓志銘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志銘

贈徵仕郎鴻磐劉公墓志銘

壽官震源于公墓志銘

伯考仰山公墓志銘

廣宗令熙庵鍾公配郝氏孺人墓志銘

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岱宇石公墓志銘
今上十九年寧夏降虜哱氏反觀察副使石公及於
難制府魏公督諸鎮兵討賊賊嬰城守上以制府稽
天誅逮繫之於是巡按御史劉公上疏言先後諸臣
死事任事狀請釋督臣學曾責成功而贈故副使繼
芳官 上怒制府未解疏入留不報是年秋賊出公
樞乞緩師踰月賊平長君嶠泣血扶櫬以歸明年四
月葬於祖塋之次公字克肖別號岱宇世爲益都人
高祖瑛瑛生銘銘二子曰存仁存禮存仁生琚琚娶
某氏舉二子長曰繼節公其次也自銘而下皆以積

北海集 卷十一
學能文章取科第有聞於當世公生九歲而孤與其
兄熒熒相倚盡發父書伏而讀之且讀且泣志意如
成人甲辰同爲郡諸生乙卯同舉於鄉長公仕至汝
寧郡丞公亦屢上春官不第領猗氏學博士部使者
檄三晉士皆以石博士爲師居二年擢桐城令會城
青浦都御史御史計大江南北無如石君才請移石
君今青浦桐城民走詣闕下上章願留石君朝議竟
以石君子青浦桐民不得請歸而肖其像祀之爲之
語曰陳父石母陳父者趙人于階也公爲政先自檢
御不失尺寸操左右凜凜一歲再考覈之有罪立取

付法聽訟平允善鈎距語次躡尋具得其隱伏亡敢
詆譎比邑事多待公而決罪人失出與非罪而離于
法公皆平心案之盡反其獄詞歲數百人初城青浦
召父老與計事人各盡所欲言議既定豪右爭欲就
其鄉立邑要說萬端爲飛語以撼之公終不爲易建
城建學宮公署及市肆衢路皆先爲區畫事已而質
之不愆于素士民始服亡異詞政成召爲司隸叅軍
司隸號爲親軍故事叅軍畫諾而已公視事引當否
執持甚力衛帥某及兩千戶以重賂私授校尉官公
上章直其事謫兩千戶皆調外衛諸武人目攝憚之

五年遷度支曹郎監河西鈔關及大通橋京糧廳所
居辦治吏不得爲奸司農宋公亟稱其才乙酉擢延
安守公治延安用嚴爲理而時有所寬貸大畧如治
桐城青浦時而獨持大體不問細事與百姓約曰邊
地苦寒非盜賊殺傷人及猾吏爲奸利不受理故郡
守視事日夜不得休號最煩劇公坐堂上延見吏民
治簿書從容退食嘗有餘閒及公入覲佐者代視篆
日不暇給如故乃嘆才不及石公遠矣制府疏請以
公爲行太僕少卿故司農宋公爲太宰矣持其疏不
覆曰罔寺非所以待石君乃擢觀察副使監寧夏兵

無何而難作哮拜者降虜也積功至副總兵招故部
落數千人勢橫甚故中丞及監司折節禮下之不敢
問公與中丞党公計曰是狡胡有輕中國心急亦反
緩亦反反遲禍乃益大乃稍節收其權以法裁之公
請增牙兵備非常事未集而哮氏反公至歿無所屈
撓聞者哀而壯之公內行淳備居官廉無餘貲性警
敏有心計善論事事無難易以咨公立決其治主執
法然務合人情所至多釐革然必先有所寄若爲他
事發者後乃及其本謀百姓日由之不知也再治劇
邑守邊郡聲名絕出一時去而百姓歌思之居寧夏

八月而嬰難嗟乎公豈獨守令智監司愚自古降夷立功名見邊兵虛實未嘗不爲禍始獨其規摹有小大舉事或遲或速耳假令如劉石安史有強力邊臣早以計畫剪其萌芽卽不就彼計不俟百全而發中國其亦早知而熾之一國是卜豈爲一人公卽死賊亦早誅公死何憾哉公生於嘉靖戊子四月二十一日卒於萬曆壬辰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五元配馮氏封宜人余姑也先三年卒余爲之誌子三人長太學生嶠娶冀氏司馬端恪公孫女宜人出也次茂才峻娶白學博應坤女卒繼娶李光祿用敬女次茂

才嶠娶劉給諫三宅女皆側室張氏出女三一適李署丞子太學生明仕宜人出一適王司馬子茂才世鶴一適張叅政子陪皆張出孫男五之階之陞之陔之隆之基孫女六銘曰嗚呼爲臣丁時艱誰能身與名兩完緩如養癰終遺患急之反用爲兵端公治郡邑如烹鮮政有急名佐以寬矯矯三尺不可干彼狡者胡恣凶殘長弘血碧心猶丹英魂終能滅賀蘭以死勤事公所安松栢蕭蕭溜水寒華表之鶴何當還朝議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左叅議毅庵馬公暨配恭人韓氏合葬墓志銘

北海集 卷十六 五
三見四
毅庵公與家君同爲司馬曹郎官癸未春余報使如
京師實奉家君以行次雄州公執榼承飲而過余與
家君握手說十餘年事且笑且語飲極歡至中夜始
罷往歲余以予假歸省公召而飲食之問家君起居
甚詳於時去癸未且十年公尚健善飯笑語如向時
旣別無幾何而予出圖以公計來告且徵銘家君不
憚者累日余北行至雄州而病留十日念業已辭親
而出復欲一再見父執友亦不可得瞻視公署則公
故執榼承飲握手道舊處也爲之低回黯然悲傷乃
誌其家世歷官子女而微著其軼事於銘公先世小

興州人洪武初諱成者避虜徙于雄成生俊俊生珎
珎生隆隆生子四季曰智是爲公父娶于高生公六
年而高卒繼室高生子文奇又六歲而智公卒公少
受尚書免喪補博士弟子員戊午舉于鄉明年成進
士官行人選侍御史奉命視內帑已按甘肅已按淮
陽就道中拜臨江太守爲御史忤當塗內計以御史
謫判霍州稍遷承天府推官歷工部主事刑部員外
郎兵部郎中掌武選擢江西布政司左叅議致政以
歸公歸二十餘年而卒得年七十有七公之配曰韓
安人先公卒得年六十有九子二晉圖出圖皆太學

北海集 卷十六 四頁六
生女三孫十維藩選貢生維楨維屏皆邑庠生維垣
維柱維慶維紀維揚維寧維城俱幼孫女五曾孫一
之騷銘曰馬氏之先起自絕塞遷於近畿奕世滋大
智公慨慷爲德于鄉實始生公長發其祥幼失怙恃
載馱載馱曾是丈夫而甘牛口去而受書負笈修業
遂有聲聞兼負義俠維徽庶人構鈞州守檻車膠致
期于碎首公謂亭吏爾無大苛人卽可死謂天道何
攘袂奮腕將陳于理亭吏錯愕守得無死旣對于庭
時稱曰才爰自使垣掄于西臺言視御府公剔其蠹
言藉奸黨公焚其牘張掖酒泉爾繡爾斧無寧秋霜

而以膏雨代刻以寬多所平反活百千人民以無冤
乃披關山矯矯石梁乃渠洮河以注鞏昌行不病險
居不病汲爲萬世利惟公之績出守臨江江流湯湯
旣水旣暘民用卒痒公出郡帑糴十萬斛惟菽惟穀
活爾壑瀆民謂太守予父予母惠我青衿遂及黔首
垂垂紫綬褰裳去之翼翼祠宇春秋祀之世途之難
誰則無忤沉公下僚于晉于楚部署回翔爲武選郎
請寄不行銓授允臧大江之右于藩于宣仕無逢年
不如歸田奪公以秩予公以逸故舊在席子孫在側
或巖或阿載嘯載歌襍以詼笑以頤天和徒遽之費

民間苦之公請金錢自郡予之雄水東注故道久堙
公議疏導復爲通津邑有傲吏自罹于周公也匍匐
代白其枉彼專爲陵公專爲德嗟公之量千頃難測
無母有母母也劬勞蒸蒸色養若屬于毛而弟克諧
無或恚而式穀而子亦旣似而公有令配實左右公
端嚴簡肅有丈夫風老而彌共貴而猶織惟簪及珥
無所增飾逸則墮業嬉實敗儀有美訓詞實惟女師
厥配旣隕公亦長捐白首同歸于彼九原鬱鬱蘭孫
兢爽濟美世將大啓公猶無死惟家大人及公同僚
爲公隕涕以誦大招我不見公爲我心惻矢詞不多

惟以昭德

朝議大夫陝西布政使司叅議敬亭耿公暨配
安人巴氏合葬墓志銘

蓋余趨庭而先君時時稱耿公賢也萬曆丙申九月
十日公卒於家于山陰長庭栢勒狀走使丐余銘公
與先君進同籍沒同年執筆不勝慟輒置之旣免喪
始按狀爲誌公諱鳴世字茂謙別號敬亭其先瑯琊
人六世祖安徙新城生貴貴生水水生溫而業始大
嘗拾解戶遺金三百還之人以此卜耿氏之昌溫生
封禮部主事諱爲公父以明經任霸州學正配王贈

太安人而生公公性警敏端介自喜不能爲俯仰十
六補邑諸生遭王太安人喪家中替或日不再舉益
攻苦誦讀不輟舉隆慶戊辰進士除邢臺知縣入爲
刑部主事改廣西道御史以病歸再補山西道出判
蒲州擢潞安府推官再入禮部由員外遷陝西隴右
道僉事進叅議歷官二十年所常與世違故髮未衰
而稱老邢臺當孔道使節旁午苦供張公裁驛傳費
十之二三邑中田號磽而賦役倍他邑公請於司農得
減三之一自是民少甦邑西有田百頃舊爲甌脫公
引河渠灌之置百泉張村二閘以堰水歲得穀萬鍾

邑用饒三年治行課最其得比部也猶以損供張忤
貴人而亡何用殊恩調直指則猶以邢臺之治辦也
初入臺有中貴人不法乾沒帑金公毅然彈治之疏
入奪俸然直聲殷殷起都亭下矣按河西甫三月而
逐三墨吏墨吏望風解綬去莊浪以給餉不時軍中
譟探甲攻當事火壁門公馳檄解之爲誅召亂者數
人而旋定再按應天值江陵相母北上縣次續食輿
從擬於王者公檄所部具常儀會徽州均賦民爲亂
有詔窮主名江陵陰嗾公有所中公不聽遂坐報囚
不及格左遷之其由儀部之隴右父老望之喜曰是

鄉者逐貪吏撫亂兵之直指耶未幾晉叅議邊民愛戴之值他道欲割隴右之屬一鎮以自益中丞業報可公謂莫非王土我於何有第無如璽書何移狀爭之忤中丞遂投劾歸公歸二年而長君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又二年而封禮部公始卒公於忠孝之道光啓之誼可謂備矣公自初仕至解官少與而多忤坐不欲爲譎耳供張之損猶曰傳舍無專隸獨不念時宰之觸至致我惠文而復以蘧廬之一鎮失中丞心其自禮部出也亦以宴饗之議不諛於官長飲設細事骯髒迺爾豈非天性哉然令是時以澳忍階華

膺致百姓苦殷歛薦紳翫法顧安所得郎官也者而囊一錢於山陰道中哉則謂公位不償德閻於天道已巴安人處士從之女婉戀有令德少孤育伯父獻之所獻之以貲雄於鄉安人厭統綺逮爲公婦顧食貧乃躬井曰勤績紡忘其富矣王太安人疾爲浣廁踰侍藥不解髻者三月人以此賢之自邢歸橐中裝無錙銖之蓄曰吾將以清白遺子孫也其曙於大義如此公生嘉靖甲午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六十三安人生甲午正月十二日卒隆慶庚午八月二十七日得年三十七繼室以徐安人長治縣丞繼志女子

北海集 卷十六
男四長廷柱太學生娶邊氏青縣主簿界女繼李氏
庠生思應女次廷楨庠生娶畢氏工部尚書亨曾孫
庠生九功女次廷松儒士娶榮氏黃州照磨炯女次
庭栢卽山陰長與公弟鳴雷同舉於戊子而先六年
成進士娶田氏宜城主簿籽女繼張氏山西叅議希
稷子庠生燁女女二一適舉人成績子庠生無逸一
適高州知府韓容子庠生元祥俱巴安人出孫男四
弘煥聘都御史畢昭孫太學生九儀女弘燿奉庭楨
祀聘溇縣知縣王邦禮子庠生化中女弘燦聘都御
史韓取善子庠生泳女弘煥聘河南副使徐準子太

學生來庭女俱廷柱出孫女三一 字庠生劉文燁子
桐廷柱出一字舉人王汝玉子鼎銘一字戶部主事
張篤敬子胤拓俱庭楨出巴安人先權厝祖塋側至
是始啓而合葬於某處之新阡銘曰有蕃華胄肇自
瑯琊五世而興制舉起家筮仕邢襄田其斥鹵民用
安堵式歌且舞握蘭比部持斧西臺朱帷霧褰白簡
霜回謹定脫巾畏此三尺有隕自天我心匪石天之
既定爰典秩宗价藩秦隴克竟膚功此疆彼界守我
分土敢易簡書寧甘解組歸而服綵蘭玉充閭驥首
天路厥有神駒亦旣孝止亦旣佑啓國有循吏公有

肖于誰其侑者君子之速千秋萬禩以奠茲丘

慶府右長史棘亭王公墓志銘

棘亭王公以慶府右長史致仕歸歸二年而卒卒三
十年而公子大理左丞世揚以侍御馬公狀謁某請
銘公墓道之石某梓里後學又與大理君同奉軒對
誼不敢辭謹按狀誌而銘之狀稱王氏之先本山右
人其先世有諱貴者自山右徙居廣平之李排營村
遂爲廣平人貴生柔柔生玘玘生友友生臣臣攻文
章有大志竟以諸生齎志而歿娶于張有二子次卽
公也諱允武字殿邦別號棘亭公生而敏慧才質過

人長厲志讀其父書爲文雋朗多奇氣旣隸學官每
試輒冠其曹性嚴重不與群曹伍卽其曹亦帖然咸
服之顧數試數不售晚乃以明經入太學嘉靖庚戌
謁選銓曹除江西南康府通判南康地故瘠薄而俗
善逋賦每郡吏督賦者至黠者輒醵金錢前爲壽一
入其賄卽噤不敢復有所問以故賦恒逋多者或至
八千公廉直不受私謁旣視事前行金者徘徊門下
不敢入公乃召諸逋者按緩急爲期日而遣之諸黠
凜凜以次輸賦無敢後期者部使者奇其能疏聞于
朝爲下璽書褒予之會守缺卽以公攝守事時粵西

狼兵入內地剿倭剿倭者所過橫甚百姓患苦之以次當至南康郡人甚恐公乃預爲檄檄其渠率曰以爾剿倭柰何乃自爲倭今與爾約餽餉不時罪在有司餽餉時而爾橫如故惟爾罪三尺法具在吾知用吾法耳率已前聞公名旣得檄頗懼而戢其下公亦勅屬邑爲具以待竟過南康無敢縱者郡瀕湖盜賊之所出沒舊有遊徼船若干艘歲時繕治郡任其費而主者任其勞守備某匿其費而責繕治于郡公持不可某恚甚譖公于巡撫都御史都御史怒公廢格爲停公月俸公乃徐條故事暨所爲侵匿狀上之都

御史內魏公卒褒公治行爲江右第一饒萬年令某以股削機兵月糧爲機兵所訟讞者受賕右令而重繩諸訟者衆兵怒遂歃血以叛饒郡戒嚴時直指徐公方行部至饒倉卒無以爲計適公以他務至徐公喜曰王別駕來事其濟乎卽令公停他務而撫亂兵諸亂兵聞公來亦相戒無動王公治我吾屬當無患矣前讞者謁公爲地公不應旣繩諸亂首而令亦論如法衆心始安直指益奇公卽以公署萬年事公更約束嚴稽覈省一切繁費鹽米瑣屑一取給于南康壯兵某訟其隊之長而所株連甚衆公心察其寃爲

爭之御史竟反其成獄萬年民爲歌以誦之誦見翰
編浮梁金公所爲去思碑中公治萬年凡六月以考
績赴闕下民攀留不可得則相與圖公像尸祝之公
旣以最聞名益起復移公景德鎮董陶事公愈孤立
行一意自貢額外諸造爲淫巧以賂遺權貴人者槩
從禁絕歲省工費數千百緡景德人德公如德父母
浮梁尉某以巡徼至鎮而縱其徼卒有所剽取於民
民不勝忿鼓譟圍尉將甘心焉尉恐避匿公署中公
爲尉慰民民乃解散去庚申陞兩淮鹽運司副使公
日講求利弊擇通商惠民便利國家者佐其長次第

舉行之或有諷公爲囊橐計者公峻詞以謝其人慙
而退都御史鄆某以嚴相私人得總海內鹽政大以
賂聞鹽政壞亂淮商黃某鳩金數萬將逆諸境上公
廉得其實亟置諸法淮陽鹽賦甲天下都御史視爲
外府比至無所得大恨公會公遷慶府右長史猶未
釋恨嗾所厚善御史伺公隙無所得竟以老落公職
致仕時年五十七耳公旣歸杜門謝客布袍蔬食無
異寒士又踰年壬戌秋七月三十日以疾卒距生弘
治甲子十月二十三日得年五十有九初配都氏嘉
靖某年隨公游太學卒于旅舍贈宜人繼趙氏能以

北海集 卷十一 四
勤儉佐公廉者今封太宜人子男二長對揚娶胡氏
都出次某卽大理君娶某氏封孺人女一萬秀適醫
官龐朴俱趙出孫男四三省三槐三聘俱邑諸
生孫女二人古人有言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夫廉
者任氣多亢厲不能忍人難與共理其不然者又無
能引當否至耗廢官事此安可爲也公歷官所至常
祿外毫不以自汙非賓客不御酒肉騶從敝陋不治
郡人見前導不問而知爲公也豈不誠廉然無務凌
人常有以自下者蔽人之過且調護之甚厚推其廉
平人不忍欺故能片詞而銷兵民之變此非可以口

舌爭也仕而俎豆于郡歿而俎豆于鄉有由然矣嗚
呼若公者廉而可爲者耶是宜銘銘曰廉于財或短
於才公才恢恢以剗以裁如郤斯開廉于身或以矜
人公則恂恂若芒若芑飲人以醇世競于貪貪以趨
炎而公獨廉以廉見嚴故終仕而淹淹公之位不能
淹公之世是生哲嗣爲時廉吏以繼公志撫公遺迹
銘之貞石納于幽宅俾子孫承藉世其清白

贈徵仕郎鴻磐劉公墓志銘

南昌鴻磐劉公者侍御史陽生父也陽生余丙戌所
舉士每間見從容語次及先君子隱行甚具輒愴然

不自勝曰願先生一言爲先君子不朽余心許之而久未就也已陽生由中舍拜侍御史執法殿中按畿內屯政直聲殷殷起寢貴重矣而亟請告以歸時余以省覲先陽生歸海上則走使千里徵言于余竟前志也按狀公諱漸字以進鴻磐其別號也家故丹陽自十世祖埽之更徙南昌梓溪里世不乏冠蓋聞人公父廷敏大父伯祥皆以醇謹長者著稱公生而穎異天性孝友丁母樊孺人艱哀毀如成人父念其子然孤也授室焉公卽不從父命也從之則以喪婚也終三年不入其室日臥苦讀禮哭泣上食自初喪至

除服無違禮事繼母至孝如事樊孺人弱冠補博士高等嶄然露頭角會父邁奇疾走書幣徧謁海內名醫而以身下之久之廢業而業醫則又嘆曰夫今之讀書蘄仕進取世資耳苟於世有濟卽獨行一意未爲晦偏惠一方未爲隘也吾束髮激昂成學四上部使者而卒枘鑿是固命也吾將遂行吾意耳公旣精諸方術家參互以神識遠近重繭歸命戶屢常滿李司馬吳司空皆折節嚴重之禮以爲上客公常曰夫用藥如用兵俗醫泥古方術幾幸有功霍驃騎何人哉因自爲醫畧記以示後語盛傳于世云公性峭直

雅不談穢祥與人洞朗軒豁無城府聞人善津津不
離于口若其身有之有過必面折無所回隱驚子弟
至憚匿弗敢見其悔而自更卽復獎借之故雖公所
庭辱卒能使損怨服義衆以比王彥方焉平生疎財
喜施趨人之急唯恐不及僮解紛一言如山而無
德色里中有大事必慷慨爲族屬先時境內數苦水
公商度利病議置圩閘便上其議督府報可公曰謀
於其胸成於其身身之不力人於何有躬爲操畚鍤
夙夜征繕竟成圩閘爲邑永利焉尤篤於宗誼歲時
伏臘必會於宗盡驩而罷宗祠日久且圯鳩工庀焉

間取族譜手自訂之宗人子以其業售公感容謝曰
爾祖父以遺爾吾不忍爲吾而盡也今 上改元拜
爵一級尋卒卒之日四方致賻閭里罷市卒數年而
侍御君貴顯以中舍秩滿贈公如其官云余嘗讀史
如秦緩漢倉公其識詣皆寃于天人之際而託方技
以自見於世蓋古人立一行工一藝皆獨往而造極
後儒總總欲無所不兼不終日易心不終歲易業矣
以公篤心質行足以自致雲霄之上而僅僅以醫顯
夫惟不分乃疑于神古稱賢人君子不在朝廷則在
醫卜之間諒哉公生正德壬申歿萬曆戊寅享年六

北海集 卷十六
十有七配姚氏繼配徐氏子長曰桓次曰楹中省試
武舉季曰梧卽陽生登丙戌進士第初授中書舍人
今官御史孫六孫女二詳載狀中余姑採其端而爲
之銘銘曰孰以爾劭于才其璞而再別也孰以爾進
于技其醫而三折也嗚呼孰窮也而通孰隱也而功
載穠載裝歲乃豐有驄者馬爲人龍衣繡持斧亢爾
宗上醫醫國報乃崇言乘白雲遊鴻濛銘于幽隧昭
無窮

壽官震源于公墓志銘

公諱淵字惟躍別號震源其先東牟腫縣人也洪武

中始徙冠因家焉公大父曰興生安安性喜施予爲
德於鄉甚厚配溫孺人生朋及賓俱早歿繼配孟孺
人始舉聰及公公生有至性年十五卽失所怙哀毀
骨立始終無違禮事母至孝喜讀書以爲丈夫當自
致青雲耳家人計安足謀而其家亦以漸落配曰蔣
孺人斥簪珥以佐篝燈之費躬澣絮市甘毳以奉孟
孺人不以家落故失孟孺人驩公雖不以身顯然被
服造次必於儒者里中皆爭附公高其義舉陽曲君
有異兆以爲且大吾宗陽曲君旣長爲邑諸生有聲
公曰吾不能以身致祿養庶幾以子養乎未幾孟孺

北海集 卷十一
孟宰
人卒公摧痛過甚勺飲不入口者數日陽曲君以壬
午舉於鄉報至公及蔣孺人相視而泣曰惜也吾母
不少需此耳君既成進士公且被詔給冠服賓飲學
宮里閤以爲寵而公愈益歔歔時垂涕曰嗟吾雖欲
以一觴尚二尊人庸可得耶邑人某坐誣陷大辟公
居間原亭事以故得已而公遂不復見里中少年坐
其門而詈聽者皆爲扼腕公顧獨晏如謹下捷閉之
耳於是里人益稱公長者陽曲君既受命爲令歲大
稔民食土石轉徙而死於道路者相望君單騎裹糧
躬歷田野詢民疾苦而拊之發倉粟而躬自賑之至

旬日始一返官舍拜公膝下自視缺然于人子晨昏
之節而公獨且嘆且勞苦之以爲是真能子矣問君
所全活者幾何人卽全活衆民稍安爲之色喜進七
箸卽聞民流離艱難狀爲之罷餐至竟夕不寐云陽
曲君益自感奮足跡遍於四境是歲也饑不爲災居
久之公病覺有異卽命駕以歸瀕行猶以徭役爲念
曰民力竭矣子爲調停寧減母增母忘吾言失百姓
心陽曲君頓首受教公遂東抵舍未幾而卒訃音至
陽曲之民卽深山窮谷中莫不奔走驚號如喪厥考
而失慈母擁陽曲君而哭至移晷乃得去公生嘉靖

乙酉卒萬曆戊子享年六十有四生丈夫子一卽陽曲君娶匡氏女子二長適古威常喜儒次適清源丁高孫男二長我肖聘庠生劉嘉行女次我完聘廩生杜邦用女孫女一字鄉進士錢允燦子塤太史氏曰士不必身自顯庸也徵于其後仕不必悅上官有聲譽也徵于其民震源之爲人父也陽曲君之爲人子而爲民父母也則庶無遺憾哉

伯考仰山公墓志銘

馮氏遷於北海七十有二載始遷之歲而公生馮氏年登七十者自公始公卽沒宜無所憾歲丙申公夢

與先公偕遊堯山之原而樂之頗有瑕丘之感當是時先公尚亡恙先公亡祿卽世不肖甫免喪而公卒從先兆葬于堯山天不憖遺妖夢是踐慟哉公諱某字謙甫別號仰山伯祖孝廉公舉二子長卽公次孝廉公世稱爲貞靜先生公少治禮爲縣諸生試高等受廩於學宮試於鄉輒不利歲丁卯偕先公往癸酉偕孝廉公往丙子携余以往公乃稱曰余於詞場其猶致女也與之偕出不與偕返復何沾沾受書爲退而躬耕聖水之野晨起治耒耜與耕夫偶亭午息大樹下隨樹蔭東西倦卽假寐終不返舍歲比不登僅

給半菽公曰吾治書不遇合力田不逢年是殆有命
焉倚杖而歌夷然不屑也公始受室以居治厠得金
修業而息之家稍饒給及晚歲食指日衆業日減故
老而食貧其自奉與應賓客比余家諸伯叔兄弟爲
嗇視曾祖考副憲公猶稱豐也蓋公少猶及見我曾
大父副憲公官三十年歸而不能自食居常衣韋布
補綴如衲衣時舉以詔我後人歷歷如目覩後人卽
不能盡繇然聞其說無不灑然變色嘿然內愧者語
有之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今且典刑與老成俱盡
悲夫公內行修潔被服無所芬華與人處不爲嶄絕

崖異懷抱傾竭飲人以和善形家言抵掌而談甚辨
素強亡病病下利百日卒元配李李卒繼室陳皆有
令德宜其家子璋李出爲郡庠生次璿璣攻皆陳出
孫士鶴璣出以己亥二月廿二日塋而從姪某誌其
墓爲之銘銘曰學卽妄庸年乃崇矣家卽罔充子孫
乃豐矣吾聞天道如張弓矣豐不足喜嗇奚恫矣瞻
彼九原從先公矣佑啟我後人惟德共矣

廣宗令熙庵鍾公配孺人郝氏墓志銘

青之有鍾也徙自海州者太公四世而熙庵先生顯
太公生文廣有局幹歲凶指樹直活數十家文廣生

子鑑稱雲塢公爲邑掾廉愛急人難所與游多士流
赴銓沒于興濟主人張高手高拜訣曰聞公天下長
者請攝爲子而喪公人奇其誼感云雲塢公娶劉貳
以姚姚生子秀字少岳所謂熙庵先生也少有至性
受書則絕嗜書文必矜奇學于余伯祖冶泉公冶泉
公俊于辨而公如不能言冶泉公愛之甚于言使子
受學焉丙午舉于鄉仕爲廣宗令廣宗田廬出沒風
沙中多逋賦種馬率惡公至弊用大洗訟者譬以情
令自解去或就床判遣不爲案吏往往假而農矣退
食輒下簾繙書進書生講業斥俸餘葺校舍士始有

舉于鄉者稅若馬顧登于他邑以詫公公曰殆瘠土
易向義邪吾何能吾何能在廣宗且三年廣宗之人
相驩若父子而是時吏道巧甚公獨簡曠自如會府
察挾使者威囊視諸邑行廣宗則大恨遂以不勝任
坐爲廣宗者公卽日裝歸則匿跡田野歲時交際至
不能具筐篚或調之曰往者不今日念邪公莞然曰
身殊不見賄所以也初公疏而奔雲塢公之計哀動
路人兄事張高終其身痛父不逮養養兩母特孝厥
配郝孺人力治甘滑病則手拂床蓐浣櫛扶掖至老
不使人代或私代必趨視之二姑雖異嗜咸宜孺人

公有二弟雲塢公沒仲病季幼一切仰兄嫂公欲多予產頗難孺人孺人謂公兩叔何如君三分之而君處多矣君其讓哉乃均公大喜孺人與公生同年性又同視昆季子如子好爲人說善事遇匱必施或涕泣食飲病人下有過以戒易僕取悛則止其理家略如公所爲廣宗者廣宗時訊鞠以歲計鞭笞以月計一日呼晷聲稍苦孺人訝問故曰治刳耳公間不怡孺人輒觴公已復酣暢公故善飲然不省博奕遇聲伎狎媒頰赤引去交戚嚴公目爲古之人或曰古人邪皤皤赤子耳公聞之笑而已性不欺人亦不虞人

欺言必依道義戒子孫毋隨俗澆我先世孺人門絕尼覲子頰化之粧無豔人稱禮宗云善乎滑縣封公之言其大人也曰李元禮稱林慮長至德可師而世乃莫得迹之唯無迹乃至德哉夫廣宗則林慮耳且以劉寬之寬也牛弘之弘也而翻耕射牛不能使相忘于室視翁與母何如已嗚呼知父莫若子信然公生于正德壬申二月二十四日卯時卒于隆慶丁卯七月二十三日 享年五十七歲太孺人生于正德壬申二月二十二日 卒于萬曆己亥十一月二十二日 享年八十有八歲子洲封滑縣知縣

文林郎娶刑科左給事中少玄石公女封孺人女二
長適徽州府知府海莊周公男光祿署丞標次適南
京禮部司務一川宋公男開封府知府伯華孫男三
長羽正吏科都給事中娶府學生員少巖劉公女封
孺人次羽經縣庠生娶府庠生述岡王君女次羽教
縣庠生娶刑部侍郎對滄王公女女孫二長適陝西
叅政吉源房公男府庠生可久次適府庠生月池齊
君男縣庠生振基曾孫二詵羽教出謹羽正出曾孫
女四一適府庠生仁齋劉君男元慶羽正出一許聘
右府都事誠吾石君男之璧羽教出二尚幼一羽正

出一羽經出銘曰官如厥家家如厥身席民于藟與
之悶悶退而無怨乃得故貧是能約成以世其子孫
豈不有天哉嗟世所悞匪羸則名得失冒焚室且與
斷而暇于民維德之均不凋厥真天乃斯存以爲不
然視廣宗君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六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七

齊郡馮琦用韞著

墓志銘

旌表節婦叔祖母陳氏墓誌銘

劉母官太淑人墓志銘

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嚴淑人墓志銘

張母陳太淑人墓志銘

中丞呂公元配于安人墓志銘

趙母姚太孺人墓志銘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墓志銘

延安守石公元配馮宜人墓志銘

張母饒太孺人墓志銘

處士姜公配陳孺人墓志銘

旌表節婦叔祖母陳氏墓志銘

節婦故大司馬陳公女也歸我叔祖菟泉公菟泉公以茂才異等聲名籍甚我祖芹泉公之卒于廬州也菟泉公伏哭極哀嘔血數升竟不起時年二十歲矣母有遺腹忍死而祝曰若幸而男庶以鳩馮氏之宗乎免身果男也兩歲而死母哭曰夫子之亡也有遺孤在猶不亡也而今乃亡矣朝夕依我曾祖母我曾祖母沒乃大歸于陳依其兄憲副公三十年而憲副公沒往來就養於諸子姪家又十年家君自雲中罷歸乃爲母築室以居與我祖母蔣安人共案食夜共

榻臥也又十年而卒母以大司馬女爲宦家婦當兩家盛時執箕箒以事夫子者僅二年其他含辛茹荼煢煢無定居者且五十年夫節義世所時有也母乃無子無女至無以爲家嗟乎悲哉初母之將嫁也大司馬爲治粧具紈綺珠玉甚盛母謝不取曰以父母命往事舅姑舅姑乃常布素三十年一紵衣婦敢服此見舅姑乎若其弗用敝之笥篋何爲獨取帛衣數事大司馬以爲賢弗強也故母終身節儉而長貧室中供大士像蔬食素羹必以供大士前而後食終日焚香端坐而已笑不及齒言不及闕自馮氏陳氏之

嫁若娶未嘗與也非馮氏陳氏而問若弔未嘗與也曰未亡人之生猶寄也不敢與人間事矣其往來諸子姪家在從子子咸所什七在他子姪所什三相對始終未嘗失詞色人語亦語語止亦止其在甲問乙治家云何輒亂以他語終不告其在乙亦如此故人人敬而親之大約數日而更去之日如始至之日焉自菟泉公沒不蓄外僕惟一婢自隨一敝笥肩鑷甚固及母卒啓視之則其嫁時故帛衣也采色淪落隨風縷縷散如敝楮云母以某年某月某日生某年某月某日卒得壽七十有二諸子姪相與開菟泉公壙

而合葬焉明年御史毛公具上母節誼狀 詔下大
宗伯宗伯覆如御史章得旨表其閭諸子姪若孫聚
族而謀曰 天子獎孤貞表其居以風母乃無居何
所置榜楔焉請表諸墓於是表其墓而從孫琦爲文
誌之并系以銘銘曰鬱彼高丘兄及季矣伊誰云從
姒及娣矣惟姒與娣相煦相濡霜風蕭蕭形與影俱
古稱殉死感槩一時從容回翔執德不移古稱立孤
猶有後福不憊一子慰此煢獨豈無綺紈匪我所思
攻苦食淡其甘如飴悲哉黃鵠迄于白首身且如寄
貧于何有居則異室坎則同封名垂圖史道合中庸

帝命昭昭賁于幽隧九原可起不愧其世

劉母官太淑人墓志銘

官太淑人者故贈叅知南田劉公配而中丞公母也
以中丞公叅知時封太淑人云太淑人且九十而壽
卒于寢中丞公哭踊苦次將卜兆襄葬事而圖所以
不朽太淑人者乃寓書走使屬誌銘于不佞謹按胡
中丞公所爲狀而誌之太淑人姓官氏官之先爲吾
掖望族而太淑人父宗儀以貲豪里中好行其德里
中人稱爲長者太淑人生而婉淑有令儀長習姆訓
雅不喜譁麥迨歸叅知公益小心禱壺執婦道甚恪

叅知公父曰真亦以中丞貴贈叅知家故貧子女至不能婚嫁太淑人茹荼勤作每鬻簪珥以佐舅姑鮮灑又捐橐中裝備婚嫁資無吝色姑于太淑人嘗謂人曰冢婦賢天必祐之當有後以大吾宗也叅知君少業儒已棄去入貲爲掾太淑人相從出入十餘年多所裨益及公待次公車歸從事農業太淑人夙夜肅括內外臧獲畢力稼穡以故家計日起迺其勤儉視昔不少替也叅知君重義節俠居積稍饒輒以所餘調姻鄰之困又日從酒人遊故舊來往酣飲不絕率取辦太淑人太淑人爲庀中饋即賓客非時至未

嘗不飭漿酒脯飽以盡歡去遠近賢豪皆慕義願交叅知公則內助力也太淑人性端毅簡正治家有法閫以內莫不儼束屏息育子若女雖甚篤愛有過輒督責之不假辭色至視諸婦一如已女即一食起必啓其私而慰撫之初叅知君棄儒而掾非其好也遂刻意以儒課二子太淑人寔相之其誦習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二子奉教惟謹嘉靖乙酉中丞公舉于鄉成癸丑進士授中山司理太淑人教以平反寬恤毋效世俗吏刻核賈風采已以治行高等入補給事則教以忠謹勿欺副朝廷之所以簡任耳目者蓋

隱然義方式毅之誨矣居無何叅知公捐館舍太淑人哀毀骨立如不欲生中丞公聞計歸太淑人相對泣數行下謂中丞公汝父年六十有四不爲天但恨少也貧頃享榮養無幾時耳中丞公禫除補省垣感慨言事無所回撓遂出爲淮陽守旣拜命迎太淑人養于官太淑人曰二千石秩甚重以汲長孺之賢自侍從出爲淮陽守爾慎無薄淮陽中丞公頓首曰兒何敢薄淮陽顧淮當孔道非長孺臥理時也敢不夙夜居久之以廉平治最超歷憲臬叅藩簡御史中丞撫雲中前後敷歷數十年爲時名臣中外士大夫皆

交口賢中丞公公退而不敢當曰太淑人之訓也中丞公罷雲中歸太淑人春秋七十高矣中丞公昕夕就子舍稱觴戲綵以奉歡笑太淑人時時念二子嗣未立有憂色越二年中丞始舉長子旣又舉次子而次公亦舉二子劉氏之宗益振振然大矣太淑人憂始釋晚年益樂施與每隆冬盛雪必備衣絮煮椒漿以濟孤寒歲所全活無算鄉里親屬貧不能婚葬率命中丞公悉意周恤之乙酉丙戌間東方大祲遠近殍骼相望太淑人大出已貲及中丞積粟賑之環城以內所待以舉火者嘗數千指里人莫不以手加額

爲太淑人頌功德且嘖嘖中丞公能善體太淑人意也太淑人於萬曆甲申遘風疾以醫藥得已久之復作踰三年卒于正寢爲萬曆丁亥云享年八十有九男二長祐即中丞公次祚掖庠廩生女二長適平陽司獄楊瓚子省祭官 遇春先淑人十餘年卒次適富陽訓導侯東魯子太醫院吏目 世官孫男四長夢璋府庠生聘鄭府長史毛似蘇女次夢鹿所聘即不佞弱息也次夢奎聘臨縣知縣徐詔女次安寧尚未聘女孫四長適平陸知縣丁一元子府庠生 自脩先淑人卒次適江陵驛丞姜廷瑾子府庠廩生

紹第次適開封府同知周晉子縣庠生 德容次尚幼中丞公卜以某月某日奉太淑人祔葬于福山之原叅知公墓馮子曰古言無非無儀此爲女若婦以言不出閫稱賢耳若雞鳴之儆戒斷機之訓迪微其有儀後將何述哉太淑人旣相叅知公以恢其家而復勗其子以顯中丞公奉太淑人昔所居而治士民戴之如慈父而頌其有壽母此其令問且遍于境壤何謂不出閫也老而爲德于鄉鄉人不自存者以太淑人爲歸活千人後必昌何但於太淑人所稱已哉是宜銘銘曰歸惟其夫匪袂之良貴於其子允淑之

北海集 卷十七
章厥年既長厥胤既昌而以延其光樂哉斯丘永無疆

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嚴淑人墓志銘

嚴淑人者少司馬玉陽沈公元配也始少司馬自郎官副廣西觀察使考最淑人三受命為恭人以子倣焯考最進今封淑人系出先尚書震直公以佐命勲光大其後裔數傳至上林公世濟其美禱於神而生淑人生而婉約慧心而馴行能讀孝經女誠諸書上林公擇所宜歸以歸司馬公司馬公父中憲公母朱恭人繼母曰陸恭人淑人為沈氏介婦不及事朱

恭人而逮事其大母談與陸恭人晨昏兢兢無違禮大母談於諸姊妹中獨善淑人凡賓燕享一以屬淑人淑人上請之大母中謀之諸姊妹毋敢專決諸伯叔姊妹有事必以諮淑人中憲公官於外少司馬挾策山中家政無巨細皆淑人任之躬織紉課僮僕操作以佐其家少司馬既成進士所當皆天下盤錯之會今當塗苦水值景王之國苦供億為工曹郎苦土木在河漕苦河決在建昌苦旱備兵西粵及撫三晉皆苦兵淑人即不敢問文事然居常與公蒿目而憂相勗以大誼報國厚恩遇水旱未嘗不齋心而禱

也少司馬出而治兵未嘗不以矜功殺降戕無辜爲公誠也公曰吾官三十年而不溺其職則淑人助也陸恭人卒有女而少淑人育之擇良士嫁之嫁而死復收育其子女司馬公伯仲五人女弟四人戚屬至繁衍淑人恤其有無拊循其疾苦人人以爲淑人親已見窮困即非戚屬亦賑給之居常逡巡自下即襤褸藍縷禮之如富貴人始淑人之生也有神謂上林公曰爾未宜子畀爾女然不減丈夫子術者見淑人曰貴人也中年而厄司馬公官西粵時淑人病勺飲不入口七日且屬纊子傲炆夢神角巾修髯拊其背

曰服某藥當瘥如其言霍然病已又二十年乃卒淑人生嘉靖壬辰十二月廿七日卒于萬曆癸巳正月九日享年六十有二子四長傲炤光祿署丞娶陸主簿某女次傲焯南京工部虞衡司郎中娶陳監事某女次傲炆工部虞衡司主事娶某叅議某女次傲烜娶嚴太學某女女一適凌茂才澗孫男二傲炤傲炆各一孫女五傲焯三傲炆傲烜各一曾孫女一初淑人爲司馬公置副笏二曰朱曰史傲烜朱出也史舉一女皆淑人親育之誨諸子如嚴師顧獨愛少子撫之過于所生偕司馬公之官皆以少子從擇嚴宗之

北海集 卷十一
女配之女長爲擇婿逆之于晉陽禮成而與之偕還
子若女皆暱就淑人不知其側出也史琦曰淑人於
慈孝其天性也其最難在嫡庶之際夫人已之分也
嫡庶之際不止人已母以子疑子以母疑漢帝有言
人未必自生子患愛養不至耳此夫無子而以爲子
者無子而以爲子者利之也有子而以爲子則境加
順而事加難夫兩貴相逼也兩力相軋也兩賢相厄
也聞淑人之風德宜廣矣是宜銘銘曰不知其婦視
其偶知其婦不知其母視其後知其母以身庀家家
乃阜三命四命福乃厚人女女之人子子之德乃茂

歸于九京形有盡乎名乃壽

張母陳太淑人墓志銘

代

張母陳太淑人者大學士張明成母也先是明成以
卿貳直日講奉太淑人以歸逾年而上召之辭不至
居久之太淑人卒相麻之下也適與大祥會明成復
上疏辭至再 上優詔不許蓋明年葬太淑人而始
應驛召也明成之歸也以養太淑人其出以葬太淑
人爲臣子與爲臣子母如此者可以兩無憾矣明成
父曰賀仕大官丞祖曰元春爲梧州太守與陳方伯
奎相友善而方伯子冠爲工部郎中郎中有女甚穎

幼即能誦孝經列女傳方伯公每出譙雖夜分拱候以爲常方伯憐而欲貴之見太守子有奇表遂字焉年十八歸贈公方太淑人之歸也人謂太淑人貴介宜不任爲婦而太淑人婉嫕有共德事江淑人與贈公所生母尤淑人兩姑者各得其意在娣姒間居弱處後遼遼如也於是臬內外咸稱少婦賢及江淑人喪贈公伯仲析居且有年太淑人盡出奩中裝佐喪費而是時尤淑人亦已春秋高贈公遊南雍累舉不得志太淑人從容說曰及親而仕三釜爲悅且孺子幸可教吾姑以悅吾親于今日而待孺子于異日可

乎贈公感其言謁選授大官丞以歸太淑人與贈公朝夕事尤淑人盡驩歿而喪盡禮其課明成伯仲引經義繩墨訓督之甚備及明成進士官翰林贈公即世獨迎太淑人于京邸已而以直道見排抑起符丞歷國子祭酒詹事掌院事以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充會典副總裁會典成贈祖若父如其官封母陳太淑人太淑人未嘗一日不就養也則謂明成曰物忌多取主恩不易酬無亦惟是進退禮義勉持末路無隕越爲天子羞亦所以報也明成以病四䟽乞歸歸二年而太淑人卒太淑人雅好內典自贈公

在時日相與焚香誦黃庭金剛諸卷輒有所悟入而
以其爲女爲婦生長縉紳家更通達曉大義自明成
在講筵講讀開發當 上心數蒙賜賚則時時勉明
成報稱明成所居傍長安道葺爲似樓時奉太淑人
登登而望見宮闕未嘗不斂衽肅容祝 聖人壽也
太淑人在閨閣中動以禮自律虔恭饋祀嘗勸明成
置義田建祠堂以收族人尤好施予貧者予財病者
予藥六畜非賓祭不殺羽毛螺蚌歲鬻百億縱之以
爲快蓋慈祥仁厚其天性也太淑人生正德甲戌六
月二十六日距歿萬曆己丑六月二十日享年七十

有六生子男三長位東閣大學士娶曹氏封淑人次
佩光祿寺署丞娶孫氏繼朱氏次化上林苑監署丞
娶余氏女二長適葉懋以歲貢任歸安教諭次適趙
來亨戊辰進士任高郵知州孫男九大欽邑庠生大
齡大厦大昇大興餘幼未名孫女十嫁字俱舊族余
與明成同館局相得甚歡稔太淑人賢其言動可著
于內則至其勸贈公以仕而諭明成以歸其於臣子
之際皆與道合蓋太淑人晚而習靜一日對明成曰
予今乃不知有我不知有人此何也明成瞿然對曰
此氣定也病且歿不改其度嗚呼豈惟進退且了死

北海集
卷十七
生矣

中丞呂公元配于安人墓志銘

于安人者呂中丞公元配也諱栢字秀貞中丞娶安人未卺而列內試三十有二則安人如響至敬戒無違低徊者久之曰吾從其正安人名以此賢矣安人逮事舅姑二十年菽水澣濯無不稱舅姑旨中丞方起諸生歲入不足以供食指安人乃出奩具稍拓旁產父母歿舅姑命之哀曰新婦鮮兄弟製服如女在室之服所以報也其愛于舅姑如此事中丞相敬禮如賓晨羞夕膳必拮据而進饑而授殮則一饋趨者

數四宗嫺有好問必請已黨必辭辭弗獲而與中丞色愠必長跽謝不敏至貴不斲終其身安人爲人澹樸甫筭不好華澤以精敏佐中丞內政縲絲染練米鹽瑣細之事無弗親者與臧獲均勞苦惟布操作而前不知爲貴人也無棄管無捐薤羣物叢委厝之無勃谿閨中皆歎自以爲不如也性强識物色形狀及所從來所自去經年不爽其事中丞邸中見金入有印文者納笥中封題則否問曰奚自告之故而後納金幣頗入子姓即有無多寡勿問曰吾人也自中丞貴安人約中丞之奉施及三族三族庇安人如慈母

矣安人不宜子數爲中丞置妾中丞有側室李舉女曰中儀李歿就安人臥起三年痺其左掖側室劉再舉子曰不苟不俗中丞爲郎時劉病噎幾殆安人面擁樹二兒而泣曰天乎夫晚有丈夫子劉氏子所依也天必欲奪之則請身之是日劉始能飯久之劉復病疫安人飼之五越月不厭劉病旡語或不孫中丞怒將笞之安人持中丞泣曰夫子忍之微斯人二兒奚恃且其旡也言其瘡也必悔何傷劉聞之泣母事安人不苟常病癖安人撫之以淚爲頰者三歲癖始愈庚寅劉病且篤安人與劉西歸歸而劉亡附身之

具皆極豐曰微獨化者之故抑使二兒無遺憾其慈覆衆子而推愛所自出皆此類安人辭中丞歸謂中丞曰予無以報君予歸當爲君致齋祝無恙而相見其後中丞歸里祭于堂寢始餒中丞病項安人亦方病癥然猶日執匕爲中丞下食壬辰詣中丞于晉陽時安人病浸劇中丞退食有饑色安人自蓐掖起爲中丞嚮蓋三越月而歿某年月日也距生某年月日享年幾父某母某子二不苟不俗娶聘某氏女一中儀嫁某氏孫男某女某中丞諱某以某官封安人今號安人歿之某年而中丞卜安人宅於某山之原誌

北海集 卷十七
曰余論安人狀有士行者三貯漏于囊不營其筭而營其室賢矣以志事人人亦以志報之不然豈其子則斬而女爲之衰人亦孰不欲貴富安人嬪中丞于諸生累至膺仕不色喜封題之金必問推斯志也雖以卻萬鍾慎取予一介可也至爲中丞恤胤數進宜子者婦歡合而成子姓若出諸其懷恩斯勤斯即以方膠木螽斯茂以加矣世稱安人未蚤而答內試三十有二至因無違之訓斤斤繩夫子於正雖其廉也幾乎劇矣未廟見而責婦禮中丞之訓不已亟乎余謂中丞好修蓋亦其性得之安人婦服而丈夫行所

稱好述者耶中丞深有德于安人而識納燭交傲之辭以示不朽裘褐之婦相夫子以清操顯至其初志委禽而已決矣烏得執媚行煙視之說而與葛屨之詩同類而誚哉遂爲銘銘曰爲于氏也女而喪則主爲呂氏也婦而德則友爲諸娣也君而鞠子之哀也則母唯儉唯勤服義而懷仁宜女嗣振振

趙母姚太孺人墓志銘

趙公以少司徒開府于洛蓋 上實念中原重地特出貴臣填撫之居一年而太孺人訃至司徒哭之瘖而瘖絕絕而蘇蘇復絕者屢焉故事撫臣聞訃須代

北海集 卷二
三
至乃得奔喪司徒再疏聞于朝曰臣一母一子相依
爲命生無以養死不得視含殮何以稱爲人子臣不
得歸旦暮病且死死不足惜誠不忍自處以無母而
使母無子且諸臣中豈更有孤兒寡母生離死別如
臣者願 陛下無以例繩臣其言絕痛 天子憐悲
其意下銓部議竟不候代以歸則介書屬不佞爲誌
微孺人教忠無以有今日微 天子勸孝亦無以有
今日君臣母子間有足紀者余史官也謹按狀誌之
太孺人姓姚氏系出某父處士公某母某氏年十八
歸承直君即中丞父承直君貧孺人躬操作佐之事

繼姑李甚謹梱以內無違言承直君始除霸上倉使
滿歲徙小真村巡徼尉孺人操作如新婦時以佐其
廉承直君爲尉困盜中盜卒聽之解語具李于鱗所
爲誌中解官歸而宅不更鄰田不更畔孺人與承直
君交相賀也曰庶幾不家于官其好自潔如此至所
以佐承直君奉兩尊人則務具甘脆兩尊人時過之
未嘗不極懽去蓋數見愈鮮云歲甲子司徒舉于鄉
無何而承直君捐館舍家益落客或風司徒以薄祿
養孺人孺人微聞之曰吾恃粥耳兒何至不能具饘
粥而思苟祿爲司徒乃益發篋下帷辛未卒成進士

則孺人激之也司徒始授衡州理官衡去濟上幾五
千里欲迎孺人行不許曰二弱女子歸近我念之更
不欲携老扶幼爲汝累行矣強哉惟劾忒乃職毋多
念我司徒爲不得已強之官奉孺人教爲理有聲譽
丁丑被徵擢南兵部武選郎孺人則喜曰我向以兩
女故不至衡今至秣陵矣庚辰司徒上書言五事大
意刺時政操切欲以寬大救之忒貴人意錮以楚府
右史已復掛黜籍孺人不爲動曰兒幸歸即母子茭
牧寧減爾父巡尉歸日耶及癸未 天子大徵海內
忠貞遺佚之士臺省交章推轂司徒 詔起爲祠部

郎孺人隨之長安乙酉孺人疾作司徒請假奉孺人
還濟南疾良已復督司徒之官己丑秋中丞以大母
李承重歸壬辰夏以奉常起大京兆是時孺人春秋
愈益高矣司徒戀戀不欲行孺人則以大義正之曰
爾以郎署小臣忤當道見錮爲王府長史又不使得
爲長史一旦蒙 天子恩德拔擢至卿寺未有尺寸
自効而亟念我我豈須汝活耶司徒瞿然乃就徵旣
入朝中外益歸重自京兆尹晉廷尉以少司徒出撫
河南司徒旣奉母命出又感 上恩至中州拊循咻
噢不遺餘力會河患大作濱河諸郡縣漂沒廬舍禾

稼畜牧不可勝數司徒蚤夜循行諸河堤與諸大夫
擘畫利害條上行之陳直指謂中土水災趙司徒德
政皆百年未嘗有也識者以爲知言司徒旣痛失其
母中州民亦痛失司徒如其母去之日遠近皆哭助
司徒悲哀左右從官皆泣莫能仰視孺人以今年八
月初四日卒距生正德己卯二月九日享年七十有
五子一人曰世卿即中丞世所稱南渚先生也娶孟
氏女二一適王閔玄一適張鳳翔孫男幾人諱某孫
女幾人字某孺人生十八年而歸承直君歸三十一
年而承直君歿稱未亡人又二十六年而卒以其年

月日與承直君合葬于城東祖兆孺人自爲新婦至
稱太孺人中間順逆悲歡之境日接日新而居常自
信謂司徒曰不可知者祿也不可不知者心也天之
成人徃徃以窮困士奈何不以困自成司徒慷慨多
大節操行甚苦立義皎然不欺雖中蹶不少易本孺
人之教也孺人性慈而毅儉而好施育子女哺而食
織而衣小失輒督過之無所假貸身椎布浣澣而宗
族外家待以舉火者數十百指無不人人厭其意其
知禮類缺大夫妻其食苦類孟德曜其習勤類文伯
母其稱引大誼洞達盈虛又一似有道者非復閨閣

北海集 卷十七
人語是爲銘銘曰謂尉微耶不卑而虔惟婦也廉謂
司徒尊耶歷阨而堅惟母也賢可知者人不可知者
天旨哉斯言其德不遷以永其年厥祚以延上聞于
天下貫于泉天不可知斯語豈然鬱鬱芊芊斯天水
氏之阡

給諫白公元配陳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者延州指揮世相女而給諫白公配也戊子
夏六月給諫偕余奉 命校士于楚旣撤棘孺人以
病亟來告乃從間道乘遽而北至洛州給諫察僕人
色有異且疑且信已而遂信之悲不能自止余從旁

慰解故萬狀給諫君曰余少而孤就居于陳陳則吾
室也而吾家焉諸子女總總于前而未成立也臥起
保持惟余是依余父也而母夫少而相煦相濡貴而
相從出而病入而亡焉則且奈何蓋孺人歸給諫二
十年矣性醇謹慈惠井井持家政內言不出閫而閫
以內鹽米瑣屑不以煩給諫君事太夫人躬自操作
具飲食太夫人之歿也相給諫君始終無違禮以給
諫君治邑課最受封爲孺人孺人旣貴而布衣蔬食
如舊時給諫君稱曰自吾貧而未嘗知吾貧也吾有
祿仕不貧而未嘗忘吾貧也則孺人以也給諫旣報

命則請假曰吾悲與之俱出而不與俱返也卒持孺人喪以歸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地子二可尚可容皆聘太子太保工部尚書楊公孫女女二長受聘長史李賦直子次未字以余觀給諫君凜凜德讓君子兩子尚少然皆穎異足世其家吾以是徵孺人爲孺人銘銘曰延川膺膺雙劍躍赤墮莫邪折其鍔長鋏悲鳴安所薄蒐兮歸來於此託翩何姍姍委玄漠土返其宅水歸壑千秋九原其可作

延安守石公元配馮宜人墓誌銘

宜人從延安公行也余送之門中低回不能去余亦

心怦怦動焉居二年而宜人訃至夫其怦怦心動者永別也夫余旣設位而哭已乃搜其遺行爲誌宜人者余祖芹泉公長女而延安守石公元配也以延安公爲度支曹郎寔始封爲宜人延安公者少澗公仲子我祖與少澗公並有聲于齊魯間又相得驩甚故以女許歸其仲子少澗公之卒也我祖方官京師手其遺書涕泗沾襟而不言宜人心知其爲少澗公也俛而泣却鮮衣不御當是時宜人生九年耳我祖以大行卒于廬州祖母蔣太安人不勝慟瀕死者數矣母泣女亦泣已而更相慰也已而復泣左右侍者皆

泣莫能仰視家故貧不能給饘粥寒夜機杼燈火熒
熒也上寬母而下保持弱弟與妹儼如成人焉笄而
歸延安公公既失怙恃家復中落宜人攻苦茹淡拮
据萬狀延安公喜讀書而善病病無所得醫藥則取
之簪珥病已輒讀書而宜人操女工伴之率以中夜
爲程不中程不休及延安公貴更劇郡縣宜人所爲
贊佐箴微公自以爲不減一益友云宜人舉丈夫子
一人復爲公聘副遙于張張舉二子愛其所生子不
異已出長君之歸娶也宜人不行及次君兩歸娶輒
自行人以爲宜人愛少子甚于長宜人曰吾非以峻

加嶠吾視峻不異嶠也夫嶠也長峻也少故須自行
耳宜人慈惠才敏有至性目不識書而徃徃暗與大
指合奉母至孝一飯而甘必以遺母每歲春具牛種
使僕爲母盡南畝而止居嘗痛不逮事舅姑歲時伏
臘躬自脩具以祭祭未嘗不與延安公相對流涕也
事叔翁及孀隨所須不言而具手所製衣至盈笥叔
翁撫衣笥感泣而祝曰願世有賢子若婦如婦奉我
即可稱孝矣處長姒張宜人甚謹意常自下張宜人
卒繼曰高宜人高宜人少宜人終不以少故失事嫂
禮嘗自謂事嫂如母事繼嫂如嫂也視其子若女如

北海集 卷之七 三
子女也姻戚或持內政以問不數語而決各當其意
去故夫家父母家內外始終無間言宜人在延安時
病且革延安公禱于太白山曰大命不敢請以神之
靈得假餘息及故郡而死且不憾禱已乃蘇而會
長君至遂行輿棺隨之及家而卒宜人少時當兩家
艱難之際我祖母微宜人幾無生矣而延安公微宜
人亦幾無以爲家及家君與延安公仕于朝宜人見
兩家貴顯者且二十年不佞世不敢忘太安人之勤
而延安公亦不敢忘其家未造時則何能一日忘宜
人也宜人生于某年月日銘曰昔在中葉如冰斯涉

寔惟宜人是贊是攝哀哀恤緯式襄其節煢煢集蓼
式佐其業以我代興伊誰之烈高山之原有封馬鬣
墓梓可材庭蘭方茁千秋萬歲光此閼闕

張母饒太孺人墓志銘

饒太孺人者龍山張公配而吾郡司理君母也張爲
上杭名族與饒稱鼎足饒翁長者娶何氏實生太孺
人太孺人端謹有度年十七歸龍山公龍山公父曰
某公母羅夫人大父某公大母包夫人皆婉德而壽
龍山公業制舉有聲嘗欲負笈遊友天下士而嗛嗛
念大父母父母計猶與未有所決太孺人操作而前

曰請代夫子養四尊人每食躬脩具以進意所欲予予之平居有所親愛亦親愛之即左右侍者人人以太孺人爲親已意有所不可居間調劑皆得其歡龍山公以其故脫身遊無內顧卒爲聞人某公及某公相繼卒太孺人事包夫人羅夫人最久包夫人壽百有十歲羅夫人亦八旬有奇垂歿而祝曰吾無以報若願若壽如我若得賢子孫婦如我婦也太孺人舉三子伯子明經貢于廷仲以諸生受冠服而司理君以癸酉舉于鄉司理君就試時龍山公病甚依膝下低回不能去太孺人以龍山公雅志成名無所就即

死亦且責報於予奈何不養志而規規孺子慕爲勅伯仲居視疾謂司理君汝其行乎汝父且待而以暝司理君得雋兩月而龍山公卒太孺人哭之如敬姜哭穆伯也比司理君來吾青奉太孺人登車不可則戒之曰汝家世積德以發祥於汝司理刑官也奉三尺法立能生死人爾能使一郡亡冤民乎以此養爾先人志于地下賢于列鼎而養我司理君受命惟謹居期年平反冤獄以百計齊中皆稱其廉平方介使迎太孺人就養太孺人以病卒于家太孺人生正德己巳五月二十二日卒于萬曆丙申五月十五日得

年八十有八而張氏子孫並有孝德以光大其世略如包夫人羅夫人所祝矣蓋於是知有天道焉伯子憲選貢生娶劉氏仲聰儒官娶丘氏季即司理君恩娶李氏女四皆配名族孫四應奎憲出應庚聰出廷謨庠生廷采俱恩出曾孫凡三人皆幼將以某月某日歸窆于珊瑚舖問銘于余先是司理君至郡延見士大夫問百姓疾苦與先公語相得莫逆也按行部中至郡北堯山下而善之比于公叔文子之瑕丘間以語先公及先公亡祿而司理君亦有太孺人之喪泣而相弔因理前語指示其處以君之教先公得歸

骨于隴土執筆之後豈敢以喪爲解爲之銘銘曰爾并爾曰宜爾姑舅惟其婦爾箕爾帚其行則友惟其偶爾德之茂爾祉孔厚爾階惟蘭弗惟莠惟其母我丘我隴爾子營矣爾堂爾斧我則銘矣觀乎九京魄乃寧矣千秋萬歲以此徵矣

處士姜公配陳孺人墓志銘

陳孺人者故處士姜公嵐配也父東溪公東溪公生二丈夫子一女子其愛女甚于丈夫子歲時所入輒以其羨予女居久之而讐家誣長子茂才君殺人茂才實不殺人爲吏所文致不能自列而其家已漸落

東溪公夫婦顧孺人而泣孺人意解盡出其蓄數百金曰以佐兄急事以故得已笄年歸處士父近山公母王孺人近山公以貲雄里中稱賢豪長者生四子處士其季也顧獨倚辦季子曰季子類我故處士操其竒往來廢著于江淮吳粵之間人以比陶公少子云孺人歸處士五年生女而處士客死訃至一痛而絕久之乃蘇曰嗟乎天乎余之喪夫子也又未有三尺之孤寄蒸嘗者請從夫子死爾瘞而殫絕王孺人撫之而哭曰嗟乎天乎余既亡子復亡婦當復亡孫女亦復亡我且奈何孺人矍然而起乃始稍稍就飲

食內哀毀骨立而外自寬以安王孺人斥簪珥以養王孺人故王孺人且老喪兩壯子而形神不衰處士沒十三年以所生女歸余又五年余成進士官京師孺人至京師視女病女病良已孺人裝爲行女固留之不能得送于門中女曰母獨一女在千里外奈何不少留茲別也怛怛心悸焉女故善病相見止于此乎母曰是何言余足行而心折若母幸壯能數來視汝奈何家有九十之姑而久處于此相對而泣左右侍者皆泣孺人遂登車去歸舍拜王孺人堂下王孺人常稱曰吾亡子而得婦是有子矣居無何而病有

使來必囑曰若秘無言無以憂女若壻病且亟王孺人爲延醫視疾孺人謝曰未亡人宜從夫子久矣今得以天年終爲夫子掃除地下幸甚終不使他人屬手而軫息竟不視疾以死余微聞孺人病狀請使于代旣竣事疾馳之而孺人以未至十日前卒母與女竟不及一見抵面而泣于門中者蓋永訣也夫死生常理其無足怪顧孺人所不以身殉夫子者謂何古稱殉死易立孤難彼猶有孤可立耳若奉一老母與一弱女念存歿而權生死此其情視立孤何如哉余數歲時小坐孺人前輒問若長何以待岳母對曰以

匹敵猶母也請得而卒養之余旣不得卒養孺人又以余故使孺人子與母不相見甚慙負余言於是請于直指毛公表其閭復爲文誌其墓誌曰哀哀黃鵠止于梁有媯之後歸于姜于歸于姜兆睽孤其始孔嘉後卒瘞雖則卒瘞心靡渝胡死之後不及夫胡死之先不及姑茫茫窀穸與恨俱我銘昭之慰黃壚

北海集

卷十七

馮琢庵先生北海集卷十七

三

一百卅六

